順菴集

十

共十五

## 序

### 乙卯除夜小序 乙卯

今夕何夕歲除日除節序𢗓𢗓迫同電光石火流景冉冉正似隙駒壑蛇詩人詠云暮而寄懷尼父嘆不與而興喟于時律窮大呂斗建孟陬北陸歛玄冥之威東郊浮青陽之氣二十四候明朝爲元三百六旬今宵已盡何以卒歲俗樂玆辰執杯持螯人人自得呼盧擲雉家家盡歡藏鉤較勝兒童效漢宮之事爆竹驚鬼鄉里傳楚人之風迎送在一宵之中間新舊

分三更之前後余則二年為客一病相隨對他鄉之風光憶故里之物色白雲横嶺幾勞梁公之思青草生塘徒煩惠連之夢人之情也能不然乎况又易失者時難就者學南陽枎策之歲倏已過烏北海始滿之年今幾半矣一寒一暑縱天道之推遷為聖為狂在人事之勤逸所冀逝者已矣吾復何為来烏可追今以後覺雖不能竆年兀兀庶有望維日孜孜剔燈興懷援筆寫意

## 日録序 癸亥

日録始于癸亥至月丙戌即甲子冬至也於是烏犬

馬齒三十有二矣花甲周而天道變于上地雷復而陽氣動于下圓顱方趾忝于叅三則其不思所以革舊染之汚而勉日新之工乎凡諸一日之內理無精粗事無鉅細耳目之所聞見思慮之所萌動皆當謹而書之若其善也則保護其良心而推而擴之若其不善也則遏絶其幾微而窒而塞之執筆臨書毋使有不可録之事毋使有不可見人之言昔司馬公自言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余於是録也亦欿云然是日也天日明明在上鬼神洋洋在傍毋為厭然之小人而無忌憚也

## 李子粹語序 癸酉

朱子歿三百有二載而退溪李子起於東方以斯道為己任講明朱子之學平日著述之富門弟記録之多自東方以来所未有也顧其書浩博使人有望洋之歎星湖李先生為是之懼講學之暇尤用力於先生之書於禮有類編於四七論有條辨又節其要語為道東錄他書已完而惟道東一書未及修正先生每以為恨不知余不敏託以校証於是取原本而刪增篇目依近思定例與尹丈東奎氏往復叅校凡三易藁而書成書成而先生復命之曰李子粹語稱子

者是後人尊慕之辭也東人之尊慕莫過於退溪則
李子之稱宜東人之無異辭也或疑此書兼取言行
而只稱粹語爲未安是則不然矣國語語語而事在其
間論語語而行在其中至若二程粹言朱子語類之
類皆錯擧行事之實古人之例已有如此者而况此
書旣節其諸書粹美之語而成編則固何所妨而有
偏枯之嫌耶噫仲尼歿而微言絶七十子散而大義
乖奚獨古時然也先生之歿今百八十四年矣其書
雖存而無有能繼先生而興者可勝歎哉不佞嘗聞
之曰孔孟之言如王朝之法令程朱之言如嚴師之

勅勵退溪之言如慈父之訓戒夫聖賢之教孰非學者之藥石而矧李子則其地同其世近其興感為尤切矣誠讀是書而服膺體行如受慈父之教則是李子所望於後人而後人尊事李子之實事也夫然後庶無負我先生命名之義而吾儕編摩之後不徒為汗漫事矣吾黨君子盍相與勉之哉

## 泣血録序 丙子

是録也可忍録哉以不忍而不録無以寫羮墻之懷無以垂示吾子孫也經曰病則致其憂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誰不讀是書誰不識是義而能致其憂能

盡其禮者有人乎哉甚矣余之不肖也十朔侍疾竟罹巨創家貧無財遺憾實多彼格天而能延親之壽傭賃而能辦親之喪者何人也余亦人也甚矣余之不肖也錄自疾病以後至易簀斂葬之節及虞至祥禫祔廟之儀以著吾至痛使爲吾子孫者有所戒法焉

## 慶安二里洞約序 丙子

余讀周禮知聖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聖人爲政務舉大綱何規規乎比閭族黨之間而不憚煩耶夫不振不作不導不行民之情而振作導行之術須從民目

擊處起必有興感而易行者故自其近者小者始而擧天下同一敎也不如是無以遂生養無以同風俗無以行政令雖聖王不能施其敎矣降而漢唐宋明若三老里正保長坊長之法猶其制也然而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人私其身士異其論治雖暫隆而俄而汚焉此民俗之所以不及古而百世無善治也是以窮而在下之君子或推其修齊之餘及於鄕里以淑諸人而無僭上議禮之嫌若藍田呂氏之鄕約是已我東先輩之居是官也居是鄕也皆不疑而行之若一蠹之於安陰退溪之於禮安栗谷之於石潭是已

然則今日吾洞之立約亦非僭而固 上之人所歆興行者矣噫吾洞數十年来風斁俗敗便作互鄉之難言而猾任頑校又憑城社而恣横如之何民不窮而俗不渝也外侮之来固無可奈而禮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若因其固有者而修明之則可矣此鄭孔南之所以拳拳于此而託余而立條者也夫作法導人先順民心民心之不順恒由於害政今洞中為民害者梳櫛而除之使民心有所歸依然後教亦可行孟子論王政制民産居學校之先良以此也余以此語孔南而孔南亦肯爲遂革弊政敦教化申禁令明勸

懲遵此而行不我矛而爾盾其亦有補我 聖上化理之一端矣如或託此為武斷之奇術則余孔南之所羞也余誰靈長之畸人也孔南其友也

## 臨官政要序 丁丑

天德王道本一體修己治人無二致學優而仕仕優而學出處不同其道則同也夫子惡子路之佞而說漆雕開之未信有以夫然則人之為政非學而能之乎嘗觀先儒出而臨民政敎之設施規模之詳密非世人所比亦觀歷代循吏傳雖非專責以儒家事業而無不曰博通經史曰治某經未嘗以不學而能政

者也後世學與政為二有儒吏俗吏之別而法律之學恒為重焉悲夫真西山嘗輯經傳論政文字為政經一書非學外有政也其體雖同而措之事為之間施用有異故不得不殊而别之此與心經相為表裏者也余少時為是書雖有出位之嫌而亦有為為之者也在亂藁中未嘗出而示人然而相識中或有為政而請教者亦必以是授之蓋附古人贈言之意也余未試者也撫鑰疑曰其用或錯閉户為屢大體斯存昔傅琰為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世以吏績著稱南史余心鄙之曰是欲獨擅能名也識使世人

學我之爲則人之政我之政也楚弓得失何必用心於其間哉書凡三篇曰政語聖人之訓也曰政績已行之效也曰時措譬說之酌時而斟之者也風俗有彼此之別人心有古今之殊世道有汚隆之異法制有治亂之分變通之宜存乎其人

## 廣州府志序 丁丑

郡邑之有志源于國史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採詩之官亦得以列國風謠上之天子不出戶而九州之地域廣輪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與夫人情物態治亂休咎之迹瞭然在目

而為出治之端豈不盛哉後世雖不能如成周之制
而歷代諸史各有地志其他若山海經括地志寰宇
記名山録水經之屬代不乏作至于 皇明宣詔天
下令郡邑有志令各省有志總之于上而為一統志
法至善也惜乎東方文獻無徵惟有一部輿地勝覽
而疏畧甚矣且無繼之者則古今之别而遺佚多自
餘域内三百餘邑有志者少而各道之有志無聞焉
其有愧于中華文獻之傳大矣廣之為府在古為國
都在今為雄鎮據一國之中而為 王城外護有三
輔之形勢兼晉陽之保障其制治之規不可與小郡

邑比也而邑誌闕焉考事無徵誠一府之所羞也癸酉夏留守李公慨然于斯以不佞為土人而習于故事裒書問之委以撰述之役不佞以非其人屢辭而不得遂屬筆而告之曰凡書裒凢立例例也竊觀我國地志規模詳畧不同當以何為據耶公曰相託有意則余不可以間之書子之書也無以我為也不佞於是感其相與之意遂不揆愚陋退而脩輯歷傳記搜金石酌輿論徵異聞寧詳無畧寧實無夸一依信史之例所謂記事編者本紀之類而為衆事之綱領也其餘有象志者焉有象表者焉有象列傳者焉與

世行地志規模差別欲使一府之事鉅細無遺而庶
或有補於治道也噫夫子志三代之禮嘗歎杞宋之
無徵則況此府之古實無考而其敢創爲之乎又況
著書必因前人之脩撰而此無所因乎又有同志之
撰輯所以廣聞見而此出於偏見乎又有用功之久
而致詳者而此出於卒乍乎故是書雖欲詳而有不
得詳者雖欲實而有不得實者此非余之罪也勢使
然也然大體既立繼是而有能補成之者則非不侫
之幸抑一府之幸也書既成而李公遞歸未幾而卒
書因而不行焉一書之行否其有數存焉耶蔵諸篋

筍之久覽者不知其因故畧序顛末焉

## 校訂家禮附贅序 戊寅

禮從宜遵古則泥循今則俗古今之變而質文損益之節隨之非好為異時使然也文公家禮最得其宜行之天下而不疑傳之萬世而益信然其大綱正而節目或疎學者疑為未成之書而諸家註說無慮十餘家莫非家禮之羽翼也吾宗有五休子安公諱玑字待之當 宣廟右文之時豹隱嶺表劬心禮學而尤致力於家禮嘗曰吾東僻居左海地之相去也幾千萬里世之相後也亦累百載不能無古今之異宜

俗尚之不同遂著家禮附贅一書用之家人用之鄉黨莫不曰宜後孫景賢氏恐其久而泯也將欲鋟梓以壽其傳走千里而來俾余校讐甚盛舉也記曰先代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夫人不遇於時而潛居抱道著書立言者何限無良子孫世其業則不爲人塗窓壁者幾希若景賢氏可謂明且仁而爲安氏之良子孫矣謹受而讀之畧加考正復爲校訂若干條是亦公之所望於後進者故不覺僭而爲之耳

贈韓咸之德一序 庚辰

昔周益恭爲邕州通判剛決不苟南軒張先生書魯論未見剛者中庸子路問強孟子嘗聞大勇三章以贈之曰所謂剛所謂強所謂勇者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揉偏而進德又可量也噫其勉勵之意摯矣友人韓咸之出宰南川以微事忤上官挼紱徑歸於是而朝野震駭衆議噂沓余聞而喜曰是豈知某也哉今世直道不見持身以脂韋爲德居官以巽軟爲能媚交友以干譽悅上官以求褒滔滔是矣今咸之剛決不苟處事不惑至於輕百里之俸而不恤妻兒飢寒之憂其所存可知也此余所以交之久而益加敬

焉者也於其歸也責余以贐言之義余不文何以文為哉遂以南軒所以贈周益恭者告之且曰寡欲為剛德之本理義為得強之中直在勇前三者之能知其所以然又在乎讀書以窮其理理明然後曰剛曰強曰勇處得其宜而無扞格之患咸之既能是三者矣又語以讀書明理之義其不以學究常談而忽之耶

百選詩序 癸未

文章一小技而詩又為其偏藝則古人曷取乎斯而津津言之不已耶夫性之動為情情有喜怒哀樂之

感蕟之聲而有謳吟歎詫之不同於是焉文之以詞而詩道興不假修飾而率由於性情之本然然則詩之於文章豈淺淺也哉嘗歷考而論之風雅之正始于賡載其變者兆于五子降是而作者漸繁至周大備陳詩觀風而郊廟鄉黨莫不用之及乎夫子定著爲三百五篇以傳後世詩之道於斯盛矣噫周衰而詩亡屈原得之以爲騷蘇李得之以爲五言繼是而七言作又繼而律詩作自漢以後詩別爲一格與三百篇之詩不同而陳詩之義無聞人執椎鑿家開門户而詩道遂大變矣然就其變而論之則漢魏質過

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為然唐又有初盛晚之分盛其尤卓然者也若能求質實于漢魏採文華于六朝取體裁于盛唐則後世言詩無過于是矣歷代述作紛然可以汗牛於是而選抄者出爲蕭統文選古今推為第一於唐則楊士弘之唐音高廷禮之品彙最號上乘奇品而獨唐音盛行東方近世又有所謂詩選者棟擇亦精矣余素昧詩學且僻陋窮居雖欲教授家塾童子而患無以應之遂取諸家所選五七言分長篇短篇律詩絶句而無論往體近體皆止於百首名曰百選詩又以古

短歌三言四言六言騷體琴操之屬以及于詩餘謂之雜體附于篇末宋人之詩論者譏其涉于議論然而名章傑作自有難揜者矣今取諸名家若干篇謂之續篇元明以下亦略取之而附濂洛諸賢之詩亦本于楚辭後語特著鞠歌擬招之遺意蓋欲使學者知詩不獨為嘲風弄月矜巧衒奇之資而已若能自此推而上之則可以得三百篇之遺旨而本乎性情之義亦庶幾矣客有過而誚之者曰未嘗聞子以文稱而尤未聞能詩則是書之選安能稱聲律詞理之之輕重而其不取侮於人乎余應之曰唯然自昭明

以後選詩者非一家自鍾嶸以後評詩者非一人余就其選而取諸評之所稱者則思過半矣於此有馬焉伯樂過之曰千里馬使奴隸牽而過市人雖笑奴隸之無知而必信伯樂之言矣余雖奴隸之牽馬者今所選皆曾經伯樂之品題矣人若有識吾必以評家質之客笑而去并記其問答之語爲之序

## 茅隱遺稿序 丙戌

天之生才不常有有而多不得其壽此理之難定者也在昔有才而不壽者唐有李長吉宋有邢敦夫明有徐昌穀彼徒以文辭而已矣當時先輩大人莫不

悼傷況任斯文之重而有吾道之托者其痛惜之尤當何如哉吾黨有權氏子庚字子西自號茅隱天姿近道學透識高真生民之秀也不幸八歲而嬰疢祟積歲沉綿年十六讀心經始留意於聖賢之學不數歲遍讀經史及濂洛諸書微而性命之源散而事物之變著而治亂之迹靡不講磨而折衷之可謂奇才而去歲八月竟不起得年才二十六嗚呼惜哉其大人上舍公痛其齎志而歿也收拾遺稿求文於士友以圖不朽噫當世之文豈有能不朽人者哉是稿也其將不待人而自不朽矣今讀其上伯父書及答問

雜著諸篇論心性之辨直指本源橫竪說去無不當理其論為學則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辨異端似是之非斥俗儒詞章之學片言使字不歸空言其無積累自得之實而能如是乎其為不朽也無疑矣夫世之壽考康寧而醉生夢死者滔滔是焉則雖享期頤之壽而死之日人無德以稱之即泯然無迹耳君之在世實夜舟朝露之同歸而宛轉床第之間勵志為己俛焉孜孜日求其所未至不負我惟皇所降之衷二十六年之日月莫非其實迹也以此較彼不其多乎是以自昔論其人而已不

以壽夭而忻慼之也然則上舍公西河之痛其將少紓而士林痛惜之意則愈久而愈不已也余與上舍公宜有從遊之樂而中嬰俗務晩又癃廢竟未遂盍簪之願而聲氣之感則不淺尠矣今於其請不敢以不文辭謹志如右

星湖禮式序 己丑

子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歷代之風氣不同而所尚隨異則損益就中即從宜之義也禮之切於人者不出於冠昏喪祭秦火之餘古經散佚儀禮所傳止於士推是而上加下殺王公卿大夫及

民庶之禮可幾矣自漢以来代有作者而因革無法惟宋司馬氏書儀最號得中朱子因之以作家禮略浮文務本實一出于天理之正而卓然為天下萬世所法程然而書成旋失未及修潤故多與晚来定論不合此後學之恨也星湖李先生生于東方絶學之餘隱居著書發揮六經之旨尤致力於禮而俗弊禮紊妨生僭分靡所底止先生憂之折衷古今之禮斟酌士庶之制冠孫而撰冠儀娶婦而撰娶婦儀嫁女而撰嫁女儀遭内子及子喪而撰喪威二録又撰祭式雖不能行之於世而隨事立式要為一家之則先

生從子秉休景恊嘗釐正其遺文矣嘗裒輯其禮說矣又懼見行諸儀之久而泯也合編之名曰星湖禮式其前後之差異疑義之難決者爲說而辨之屬鼎福序之鼎福誠淺陋實未有知義不敢辭遂拜受而讀之其式一遵家禮成法而間有不同者非苟異也盖有質文沿革之際有不可強而相合者故也古之繁文裁以就簡今之踈節酌以從優上不悖于 國制下務合于人情誠今世禮家之準尺也竊惟禮者理之寓於物而爲之節文者也謂之天秩則以其本於天理自然之品節非以人力私意而爲之也尊卑

有不易之位上下有一定之分位尊者物備而禮縟位卑者物薄而禮簡等威之分隆殺之節秩然而不可亂此禮之所以紀綱人道之大端而家國之亡必由先去其禮始先生嘗曰禮者人之大防防壞則亂我為匹庶當從匹庶之禮豈可冒士大夫之名而過為非分之禮哉蓋是書之作微意存焉其有補於風教豈淺淺也哉噫知德者鮮俗見易高若拈出一句一節而詆訿之曰是違乎家禮是不識從宜之義而亦不知先生善學朱子之意也尚可與論於制禮之權衡也哉鼎福於戊辰歲謁先生先生曰子知夫禮

乎傳曰禮卑卑故易行古人制禮皆從易行處起今人處窮約而慕富厚爲匹庶而效王公奢僭無度長傲蕩産與禮卑之意相反孔子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儉非卑之說乎禮所以定名分防僭僞人之爲禮不失卑儉之義則庶乎其不差矣鼎福復以承聞于函丈者附于末用告夫同志者共之

## 東史綱目序 戊戌

東方史亦備矣紀傳則有金文烈鄭文成之三國高麗史編年則徐四佳崔錦南奉 教撰通鑑因是而兪氏提綱林氏會綱作爲抄節則有權氏史畧吳氏

撰要等書彬彬然盛矣然而三國史蹤畧而爽實高
麗史繁冗而寡要通鑑義例多舛提綱會綱筆法或
乖至於因謬襲誤以訛傳訛諸書等爾鼎福讀之慨
然遂有刊正之意博取東史及中史之有及于東事
者一遵紫陽成法彙成一帙以為私室巾衍之藏資
其考閱而已非敢以撰述自居也大抵史家大法明
統系也嚴簒賊也褒忠節也正是非也詳典章也諸
史於此實多可議故一皆釐正而至若訛謬之甚者
別為附録二卷系之于下書成二十餘年久未繕寫
丙申冬承乏湖邑簿領之暇書一本因述其由用授

家塾子弟

## 大麓志序 己亥

郡邑之志史之餘例也古者國各有史蓋有千八百國則必有千八百史也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檮杌即其大者而左氏內外傳魯晉鄭衛宋齊楚吳越文體自別則諸國各有史也子男之國亦得以風謠上之天子皆所以治天職而子庶民也自秦郡縣天下史官遂絶何者郡縣之設士不世官與建國傳世之規不同也是以人物之賢愚法制之沿革山川之險易道里之遠近疆埸之廣輪靡得以考焉於是而括

地志寰宇紀之屬作爲歷代諸史皆有地理志至于
大明令各省有志又揔之于上而為一統志地志
之盛於斯至矣本 朝因一統志之盛覩撰輿地勝
覽一開卷而郡縣之事載若列眉自此以後列邑各
有志傳故實而垂後代其有關於治道大矣本邑有
舊藏一卷太淺淺無可考今因勝覽本例而其綱條
之未備者亦多增補文獻不傳殆同杞宋之無徵可
勝歎哉後來者若繼此博考而修之是亦與人為善
之意而實一邑之幸也

## 釣隱集序 庚子

士君子處己之節古聖人已言之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其達其窮何關於我惟在隨遇而處得其宜而已自世教衰士不以名節自勵平居說道理斥功利臨小利害則不至於喪其守而失舊步者幾希矣晉陽韓君應益袖其先祖釣隱遺稿及張正郎錄所撰之狀以示余余敬受而讀之喟而曰公生值昏君之世仁弘以經術誣一世而執國命江右六七邑人士波奔冀出其門而公力持正論不為友人之所誘時公年幾三十進取方急而確然自守不少撓奪非其所學之正所見之明能如是乎及其晚年益

知世道之難爲迺有君民計已誤魚鳥日相親之句遂决意長往逍遥谿山淡然自娱以之老而死而不渝焉則直所謂窮不失義遯世無悶者也公始遊於鄭寒岡朴篁巖之門晩質業於張旅軒先生鄭朴二先生爲退陶南冥門人旅軒又出寒岡之門則其學有淵源而公之所與遊者若許眉叟趙澗松河謙齋又皆當世之君子人也於此亦足以知公矣公不以文章自居而今讀是集其文怡然而理順其詩淡然而古雅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韓君屬以弁卷之文誠不敢當鼎福寤寐嶺賢恒有執鞭之願故忘其僭

猥而書之時

上之四年庚子孟春下澣後學漢山安鼎福謹序

安東權氏族譜序 癸卯

周禮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而世本有作繼是而姓系錄氏族志之屬興焉後世諸家譜牒莫非小史之遺規也上焉則朝有世臣人有世胄而紀綱正下焉則尊祖重本敦行孝悌而風俗厚其有關於世教大矣噫同稱爲昆弟同祖爲堂從同曾高爲功緦之親五世爲袒免之族過此以後漸至於踈遠而親屬竭矣原其始而言之皆自一人之身而分形者也形雖分

而同出於一身猶木之枝幹同出於一根水之派流同出於一源若昧此理而至於統系紊亂昭穆難徵則是豈先王立宗收族之義也哉永嘉之權輿於羅季盛於麗氏入本 朝而大昌四世五公之衮八世宰相之蕭相上下千餘載之間吁其盛哉惟其族大而繁故譜牒浩穰而難於致詳力絀擧嬴而又難於隨手改整矣權君益彥懼其久而無統也與族人某自其七世祖東興府院君以下釐爲一小譜盖以世所稱鑄洞之權皆祖于東興公而然也公之篤行厚德聞于一世 聖朝旌閭而襃賞之士林俎豆而腏

享烏且有五子弁顯門闌之盛當世無比實為權氏中葉始基之祖昔老泉修蘇氏譜始自高祖為之言曰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噫彼十世二十世之族則疎遠而其勢固有如塗人者矣若此七世以下今皆講族稱屬則不可謂之疎遠也一開卷而昭穆羅列子孫承序有若同堂而合席者然雖親盡服窮而喜慶憂弔有不容已者九世之張七世之郭不專美於前史矣權君是舉豈不善哉君以不佞有爪葛之親走書而請弁文則吾豈敢又不敢辭而敢為之斯覺僭耳

浮查集序 乙巳

嶺中山水雄拔秀麗清淑之氣鍾于人而為英俊之
士由羅麗至 聖朝指不勝屈地靈人傑果不誣矣
中明之際文化之盛可以超漢唐而軼三代于時
有若退溪南冥二先生施教於嶺南及門之士出而
龍驤為需世之用處而蠖屈為獨善之人流風遺韻
實有感發而興起者焉浮查成先生生于頭流之下
少踔厲不羣於書無不讀遊南冥龜巖之門得聞敬
義與孝悌忠信之訓終身服習博究六經性理之旨
發為文章理明而辭達氣健而質實一時操觚者咸

推為首前後發解凡二十四而晚搴雙蓮值世昏亂遂決長往之計因以高卧以先生之高才邃學無試不可而終焉為鄉里之老學究而止焉則君子謂之命也然先生之道雖不能進而有為退處桑梓甘與草木同腐忘機於水石之間主盟於麋鹿之羣沒齒而無悶此豈非大易所謂確乎不拔之君子乎讀集中鷄黍約遊山錄等篇可以見先生之風流蘊藉氣像和泰讀三字解晚悟等箴可以知先生自修之工老而彌篤讀枕上斷編可以悉先生學問門路之正吾生也晚恨不執杖屨而承謦咳於當日也先生又

能推其所學以及於人闢齋塾之教而後學爲成就之行鄉約之法而鄉黨爲化導之及其歿也多士服享遺風未泯今去先生之世百五十有餘年而人莫不曰浮查浮查則先生之道可謂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矣又何憾焉先生著述甚富而遭回祿之災擧入灰燼所傳無幾先生耳孫東益師瀛掇拾於斷爛之中爲若干卷將欲鋟梓奉遺稿馳書幾千里而請校於不佞且請卷首之文不佞嘗於東儒事實及德川師友錄中畧知先生言行今何幸得覩全集之爲快不以不文辭拜受而讀校訛謬正篇次謹序而歸

之以寓平日仰止之忱爾

## 東國通鑑提綱序 丙午

東國通鑑提綱者木齋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姓洪氏諱汝河字百源嶺之缶溪人涵虛亭文匡公諱貴達之五世孫大司諫諱鎬之子文匡以直道殉身大諫以清名顯世先生幼有異質長益好學愚伏鄭先生見而奇之曰異日必成大儒及長遍讀四書五經左國班馬至於禮樂刑法田乗兵謀陰陽律曆靡不講究而孝友誠篤得於天姿 孝廟甲午擢進士同年登經科因選入翰苑歷踐華顯在內以直節名在外

以吏治聞為鏡城判官時應旨疏有大臣廌於國稟
而取於藩閫之語遂忤時論編配黃澗縣明年 賜
環而歸顓以講學著書為事有經書口訣解義等書
後又以禮論大觸時諱未幾 肅廟嗣位復正邦禮
招延廢痼之人先生將嚮用而病且歿矣先生嘗言
道之全體雖在於經而大用實見于史史者褒貶勸
懲之書也吾東史記多無可觀是可歎也取鄭氏麗
史刪繁節要名曰彙纂麗史後又言金氏三國史記
只憑古記斷爛之傳踈畧訛謬全無史法東國通鑑
稍有可取而亦多可議就加檃括依紫陽綱目之例

而名曰東國通鑑提綱此當依東鑑止於麗末而止
於三國則蓋未成書也今讀是書次第節目皆有法
度始於箕子為正統之首繼以馬韓而斥衛滿之僭
馬韓未亡之前三國之君皆用臣例不得稱王此實
史家之正例也統正而僭偽自分僭偽分而名義得
定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者其不以名義之得定而
然歟不特此也又於中國正統之世必書春皇正月
以明春秋大一統之義是以吾東方自檀箕以後雖
在荒服之外而一脉尊中夏謹侯度之節前後一揆
此所以有君子國之稱異於蠻狄之猾夏而歸於僭

亂之科也先生之歿今百十有三年矣是書雖存世莫能知先生子孫世世保守求校於士友歛財結社鋟諸文梓凡十四卷工告訖先生玄孫錫胤使其從弟上舍錫疇求弁文於鼎福鼎福亦嘗與聞於考校之役夙仰先生之風矣其敢以辭拙辭乎先生以高明之學負經濟之才雖不能大施於世而以道之全體大用付之平生之所著述以遺後學此實斯文之幸而豈不爲不朽之盛事也哉

## 大峯集序 丙午

自古尚論之士莫不曰古之人古之人然世遠而前

輩之軌躅難攀人亡而後生之評議不及則於何而考其德而觀其行乎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人精神心術之運具於文而又考其當世行事之迹而後可以知其人矣大峯楊公之歿今將三百年于玆矣遺風餘韻幾乎湮沒外裔李上舍天爕收拾遺文於斷爛之餘得詩文若干首將欲鋟梓北走四百里邀余校正且請弁卷之文不佞識老耄無識不敢當顧不佞旁祖司諫諱彭命在　成廟己丑與公居泮中時有巫承　内旨禱祀文廟二公齊聲逐之由是直聲震一世不佞嘗欲

得公之事而不可得今何幸得諸有不敢終辭謹受而讀之公發軔之初當　宣陵一治之會歷敭華要以繩愆糾謬為己任令其請斬任士洪疏及救金彥辛斥佛二劄可以見公之直節而尹弼商所謂主聖臣直者然矣此則在有道之世言之斯為易矣逮丁燕山一亂之運主驕於上臣倭於下以殺戮為御世之具人皆緘默苟容公為大諫疏陳六條言多觸諱而不加之罪至於庚申因災異陳啓請量移戊午黨人之安置西北道者即蒙允俞於是而金先生宏弼朴公漢桂曹公偉許多人皆得移配噫此何等世而

公之敢言若是自盡一死即其分內而公終無恙則
雖以昏淫之君盖知公素心之忠實無他而亦天之
助順者然矣此則在無道之世言之斯爲難矣而卒
爲元佑之完人豈不偉哉又讀公甲子二月易簀時
一律有漫天雨雪宗社扶顚之句其忠憤慨時之懷
不已於臨死之際非貞忠大節素所畜積者其能如
是乎古人曰觀人先觀其友公之所交遊盡一代之
名勝若金寒暄鄭一蠹南秋江表藍溪俞濡溪趙知
足申三槐權冲齋李聾巖金止止堂崔盅齋權公健
蔡公壽皆以道德文章名於世者也公之交遊如是

則其賢可知也二蠹鄭先生曰蹈白刃辭爵祿今世惟吾楊可行一人秋江曰磊偉持大體眞台輔器也知足堂曰學問文章之士也藍溪曰可以託妻子輔幼主其見許於諸公如是而 成廟嘗有褒賞之語曰河嶽間氣文武全才世謂知臣莫如主由是觀之公之文章言行雖不大傳於世一臠知鼎奚以多爲不佞不文顧何能發揚幽潛而竊有附驥之願不覺僭而謹書

## 八家百選序 丁未

道是形而上之物無聲臭之可言於是焉有文字明

其所以然六經之文是也繼是以後道雖一而文以代異春秋之文不如典謨戰國之文不如春秋至於異端蠭起處士橫議各以其學為文雖不無奇章傑作可以聳動人者而求之於聖人之道則悖矣西漢尊尚經術文氣典雅彬彬然可觀也然而儒者溺於箋注高者雜於王伯比之於古瞠乎下矣東京以後文氣日趨於弱至於魏晉南北朝唐初而甚焉徒以組織色態為能務以悅人而本之理則無矣 有明萬曆間鹿門茅氏坤取唐宋韓柳歐蘇王曾之文而選之名曰八大家文抄八君子也代有前後文有髙

亦皆本於六經非若異端諸子之各以文名而自雄者比也隋唐以後復有所謂科舉之文士君子之生此世者雖有高世之才絕人之學不得不屈首而就之入君子生於科舉之後而以古人之文氣效工令之規格是以後世爲文者莫不以是爲宗而顧其篇帙浩汗學者不能遍讀孫甥權君僎要余抄讀不揆僭妄抄得百首且批評而歸之名曰八家百選使具眼者觀之必將笑其不自量也然推此而上溯則秦漢古文亦可幾矣

## 琴英烈公文集序 丁未

讀史論人權衡甚難後世史筆多不可信信其不可
信之文而輕加疵評非史家慎重之意也大抵作史
者襍粹國史秘籍諸家碑狀稗官野乘折衷而為之
書蓋言之者非一人紀之者非一手間以虛實相亂
愛憎隨情自非才兼三長持心如秤者烏得無差失
此司馬公考異之所以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
書又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武成且然況乎其他而
又有如求米之壽穢史之收者乎信乎讀史之難也
鄭河東高麗史及東國通鑑義例多舛好惡不公後
人亦稱穢史然而名為全史無他書可考則世多信

之而至於琴英烈事誣毀之筆尤難掩焉曰諂事忠
獻曰譖門生皇甫瓘於忠獻而流于島之說非小人
中傷之語必史氏傳聞之誤何以知其然也愚見陳
翰林澕筆記有曰琴英烈未嘗至忠獻第只於朝堂
叅拜致禮而已由是忠獻不悅與忠獻諸子俱成釁
隙末乃有胤子喬桐島之禍據此則諂事忠獻者固
如是乎史亦言王倚公爲重公若托迹忠獻則王何
以倚重之耶又見崔東山滋補閑集公晩年宴諸門
生皇甫瓘與公聯句有同年先後爲兄弟滿座英雄
閤子孫之句若如史言則座主門生之義絕矣雖宴

門生而聯唱和恰何若是藹然乎陳崔皆當世名流必無阿好之言矣史又言公之貪黷而若果貪黷則金貞肅哭公詩身後清名千古鏡者亦何以云然耶以此觀之可知諸說之誣也史言公性剛果面折人無所諱人多憚之云則此蓋公取怨之道冝其騰謗而史氏信之也愚嘗僭妄爲史綱一書略辨此事於考異中刊去史傳之誣筆以待具眼者辨之矣噫東人器識褊淺短於史才記事立傳詳鄙瑣而忽大體發陰私而掩實德以李資玄之高蹈有性吝貪貨之譏文益漸之卓行有依阿權勢之誚若無我退陶先

生斥史氏刻害吹毛之言則豈不為二公之瑕哉愚於是益信讀史之難必察乎在我之權衡而惟其公而已禮安琴君宗潤養淳氏即公之遠裔也持公實記一卷北走四百餘里請弁文于余余雖老洫無識有不敢辭謹受而讀之嶺之諸君子言之詳且辨矣愚何敢架疊而為說乎然而愚於平日有所致疑者如右所言故僭為之序以著東史之誣而至若公文章事業典籍俱存玆不復贅耳

寓慕通編序 己酉

人之有祖先猶木之有根本木無根本則枝葉何從

而生人無祖先則子孫何從而生然則人而不知祖先之所從来可乎人生之本有二父族謂之本宗母族謂之外家雖有輕重親踈之别而其生我之恩無毫髮殊是以周禮有睦婣之行不睦不婣之刑聖人之治天下使民睦親於本族婣親於外族其教顧不重歟本宗源出于一傳姓繼統流萬世猶一人此所以為重至於外宗其源各異有父之外祖父母有母之外祖父母推以上之求其所生之源終至於遍一國之人雖各有門自我視之則吾之一身皆分自彼源而来者思之至此豈可輕忽哉李君鏞即我 世

宗別子臨瀛大君貞簡公之九世孫也明於譜學嘗刊行其家譜且自始祖司空以下至于近代各記事蹟且為圖而明其源有內外二篇以別本宗外親之異名之曰寓慕通編一開卷而思慕之心油然而發其於敦孝之意不亦善乎噫人孰無父母祖先歲月既久世代既遠典刑莫攀謦欬無聞久而易至於忘忘則何慕之有不忘之道必也筆之書而為傳家之一帙然後可以有追慕之心而陟降羹墻幽明不隔其為寓慕也大矣若使人人慕效而為此則其有補於風化亦豈淺淺也哉

## 記

### 唯菴記 乙未

家兒景曾嘗扁所居之室曰唯余見而問之曰唯有三義有家庭唯諾之唯有德操唯唯之唯有曾子曰唯之唯今何居焉兒起而對曰唯諾之唯得蒙家庭之教自幼習之已久今則不待教而能之矣曰唯之唯是亞聖造道之至致小子何敢焉余曰然則汝所謂唯者其唯唯之唯乎對曰然余曰唯唯之唯有二義善人之言而唯之可若不善人之言而唯之則彼將曰某也亦唯之云爾是汝與不善人等也其可乎

對曰大人之教誡然矣然而我既無制彼之權又無化彼之德而徒指摘其不善而不唯之則彼將咈于色而怒于心思所以中傷之矣斯豈非大可懼者乎是以若此之類雖曰唯之而不唯之意自在其中孔子對陽貨之言無乃近是乎余曰唯今世教化衰矣人各以其心為心己之所好欲人之謂之好己之所惡欲人之謂之惡好惡循一己之私而不恤義理之公滔滔是也我既無制彼之權又無化彼之德則其勢固將隨時處之矣然易曰待小人之道不惡而嚴孟子曰枉尺直尋君子不為此義亦不可不知也對

曰唯景曾雖不肖請事斯語矣遂拜而退記其語爲余父子處此世之柯則焉

旌忠閣記 辛亥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道惟是二者而已觸之萬事而皆然試以事君者言之當治平之世將順其美仁也匡救其惡義也當患難之時後身先君仁也臨難不避義也故聖人曰殺身成仁又曰捨生取義其義顧不重耶竹林權公諱山海字德甫求樂癸未生于龍宮縣之大竹里第自幼孝友勤學讀伯夷傳三復太息曰有是人然後可以扶萬古之綱常從

祖文景公軫聞而奇之及長好善嫉惡惟義是求公於 文廟為婭以椒親不欲應舉無仕進意惟以經史自娛正統庚申以才行薦為昌德宮録事轉為主簿甲戌 除宗簿寺副正公感 先朝之眷遇欲報效於 冲君始就職乙亥 端宗遜位公素與成三問等友善常懷慨惋謀復 舊君事覺公婦弟自愼及三問等皆就捕公仰天雪涕曰此天也不死何為遂投閣自殞以其不就鞫故雖不孥籍猶 命追削官爵全家徙邊廢錮子孫百年嘉靖戊午禁解公之孫經始登上庠遭 變之日夫人取書籍焚之平日著

述不傳於世人皆惜之公辨命殉節與六臣無異郭
徵士嶒撰誌曰殺身不疑炳如日星龍宮邑誌亦曰
與六臣同事在家自盡公論久而不泯矣但其禁錮
徙邊之後子孫不振至于三百餘年未蒙申雪之
恩公十二代孫宗洛十度上言該司以事在久遠寢
不以 聞己酉四月孝昌墓動 駕時擊錚鳴冤遂
命復爵今辛亥二月 弘陵動 駕時三道儒生
宋文箕等上言請旌 贈之典又 命旌閭 贈嘉
善大夫吏曹參判實曠世 異數也時 上於 莊
陵殉節諸臣崇報之日公之旌 贈適當其會公之

誠節幽菀而不彰者凡三百三十六年而復顯于世豈不異哉公之子孫遂立旌門於公所居太竹里墓下扁曰旌忠閣旌門與扁額洪吏判良浩筆也樑頌睦都正萬中文也又屬記文于不佞不佞老耄不文不敢當而終莫之辭謹書如右噫自古忠義之士雖功未存於 社稷力不救於顛覆而視死如歸安之若命者臣節當然也廉頑立懦之風百世而不磨四方人士之過此而見此文者孰不感慨而興慕乎時

上之十五年辛亥夏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廣成君漢山安鼎福謹記

## 跋

### 衛生録跋 丙子

和氏之璧天下之至寶也而不能易吾之一指者愛已之指踰於璧也人之言曰千金之軀千金重物也盖擧重物而況之耳非謂軀直千金而已也其愛且重若是則衛生之道烏可已乎永年之有是書也固也永年少善病尋亦良已歲癸酉余病血症丁憂以後病益深永年卷是書而遺之曰吾之病子所知也因是書而祛病亦子所知也刀圭和劑待乎外者也盡致力于在我者乎余感而受之但抱衰窮山萬念

戾冷不能副眷厚之至意恒用咎恨今於還鴟之日終無一言是終負我永年也余觀是書其於治心養性鍊形導氣之術至矣然余嘗有得於誰人者之言矣其言曰衞生之道雖内盡其術而外患之来當審慎而預防之然後可謂兩全矣單豹治裏而虎食其外嵇康養生而卒殞世禍是以君子慎所居而謹所交兩人者致工乎内而疎於外若此此果得養生之道乎余聞而心之者久矣今於是書以誰人者之言為之補遺

童子儀跋 丙子

適千里之遠者起於足下登嵩華之高者始於山根君子之學亦猶是也友人李輝遠撰童子儀十七條自衣服飮食之節應對進退之儀以及於讀書寫字之法凡爲學者之所當知者靡不綱擧而目該之辭簡意明便於初學使之朝夕講誦知其趨向之方塗轍之正以漸而入則無扞格勤苦之患而有下學上達之效所謂行遠自近升高自卑者即在是矣宜爲童子之儀則而大學之基本矣輝遠樂善君子也余嘗於其鯉庭應對之節有目記而欽歎者爲今又能推其所行用訓其子弟觀其書者亦足以知斯人志

尚之所存也

五節殉難録跋 辛卯

吾東方素有禮義之稱而自祖宗朝尤以敦叙彛倫為重士大夫平居莫不以名節自勵故一遇事變忠孝節義之著於世者多彬彬焉丁丑之變虜陷江都斬伐之慘前史無比自閭巷匹婦不可名姓者至于世族大家舍生取義者不可勝紀而分沙李相國家尤卓異焉相國夫人權氏及其一子一婦二女俱遇賊不屈并死於孝烈一門五節吁其盛哉盖其純剛正直之氣本自浩然而平居養之有素只知其彛

倫名節之重而不知其他故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如是矣噫死須臾痛耳彼不能忍須臾之痛而能忍不能忍之耻甘心於夷狄行而禽獸歸亦獨何心相國承祀來孫今衛率克誠甫恐其世遠而言湮也編是錄求文於士友將以傳諸不朽甚盛意也疾病摧頹之餘言不能文而義不可辭也敬書以歸之

潛翁南丈夏行家藏御製帖跋

潛翁南公家藏一帖寄鼎福跋之鼎福擎奉莊玩首揭 御製御筆即今 上殿下賜金知事鍰詩也次揭公伯氏桐巢公賡和詩并序即公所自書也帖末

有星湖李先生跋文及詠史一絶亦先生手筆也
聖主優老之意桐巢公贊揚之辭於乎摯矣而李先
生推言敬順王之仁以為金氏壽考之證又以金公
之退遯無求於世而榮寵之来逼為躁進妄動者戒
其為訓切矣公少從先生遊聞聖賢之訓篤學力行
守志丘樊今年七十有六歲矣以潛為號其有得於
大易遯世無悶確乎不抜之義乎公於鼎福為父執
而又同門之先進也今有命不敢辭謹題帖後時
上之四十八年陽月之望也

玉川安先生禮說跋 甲午

吾宗先輩有玉川先生當　宣廟右文之日隱居大嶺之南勤學攻禮當時大儒若鄭寒岡金東岡朴大菴諸先生莫不傾心願交翕然推重先生歿後嶺中紳士附享于昌寧縣之冠山書院先生之賢其可知也平生著述散佚于兵燹之餘先生玄孫鐏氏裒輯遺文且就先生從子五休公家禮附贅中先生所論禮說以類相從授鼎福校證鼎福伏而讀之其目有五曰解義曰抄解曰問答曰訓義曰雜儀以家禮爲主而旁及古今之禮然篇簡脫落凡例無存要爲未完之書也今因其目而推之則解義者解禮之疑義

也抄解者抄節而附以解也問答者據五休公所撰
先生行狀謂與寒岡大菴商確質正而記之名曰問
答云則蓋設辭也訓義者引禮而示之以訓也雜儀
者先生常日所自義起而行之家塾者也惜其殘缺
不得覩其大成而吉光片羽可以知渾體之文章矣
句語之間或有可疑者鼎福不避僭越畧注本義窃
自附於函丈無隱之義觀者恕之

## 掇感録跋 甲午

掇感錄者柏谷老人李公之運之所編也公以驪興
名胄僻居嶺表悼先德之未彰慨遺言之湮晦裒輯

文節公以下詩文若事蹟並及乎旁祖文字靡不收錄爲傳遠之計是誠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唐李翺氏之言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夫人家先祖有美而可傳者必不少而後孫之仁且知者無多故多湮沒無傳可勝惜哉先王之禮飯盂羹豆莫不祭之爲其不忘本也粒菜之微猶不忘本況人之此身先祖之遺體形禮而氣續雖至千百代之遠而原其始則一而已是以古者孝子之事親也生則致其養歿則致其哀祭則致其敬推事親之心而及於祖推事祖之心而及於曾高以至於初祖而

其心有不替也如有遺光潛德欝而不暢文章著述湮而未傳則必思所以表章之以傳於後世其為孝也豈不大哉今讀是録非特為李氏傳家之藏抑可為當世法矣謹書而歸之

磻溪年譜跋 乙未

鼎福幼在湖南從長者熟聞柳磻溪先生之為大德君子而時未有知不能得其詳既長思之每深愧恨甲子歲謁秀村公於京師之桃楮洞公即先生之曾孫也為鼎福道先生事甚悉至借以先生所著隨録歸来讀之誠運用天理為萬世開太平之書也於乎

盛哉後數從公遊得覩遺集及諸書其問學之精密志量之遠大非後世能言之士所可及也先生生於黨議橫流之際遯世無悶著書自樂卓然為元佑之完人聖世之逸民而世無敢雌黃焉則先生之德可知也噫使世之好先生之書者不徒為目前之玩必也躬行心得措之事為之際而惟實効是圖則先生雖沒而先生之道行矣此豈可易言哉鼎福生晚雖有執鞭之願而不可得今歲偶忝官方來館于公之季氏前承旨薰家時公已卒胤子明渭守制在廬出示公所草先生年譜而使之修潤且索跋語鼎福於

公實有幽明知遇之感且以託名前賢事蹟之末爲
榮不能終辭則斯覺僣耳時
上之五十二年乙未臘月中澣後學　東宮左翊賛
安鼎福敬識

柏菴修墓錄跋 辛丑

夫孝者百行之源而衆美之所由起也先儒訓孝曰
善事父母生事死葬祭之以禮即善事之目也古之
孝子知父母之善事也故推父母之心以及乎父母
之所自出祖曾高考妣不可忘也又推祖曾高考妣
之心推而遠之至于十代百代而不可忘也木必有

根水必有源無根無源蹶而涸可立待也人之有祖也猶木之根而水之源無是祖則無是身矣人莫不愛其身而反忽於生我身之祖先其不知甚矣余讀柏菴安公先塋封植録而後尤覺此義之至重而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信乎秉彝之性有不可昧也公常以為廟制有限不可僭越而至若先墓是體魄所藏雖經千百載而吾先之體魄在是則其可等視如荒原衰草中一古塚而莫之恤乎平生以修墓建表為急務無論内外墳山自近而及遠塋域之圮陊者改築而覆莎誌碣之不存者搆文而標識又於先祖遺

墟及杖屨所及必立碑而記之凡係于先墓先蹟靡
不用心非誠孝之卓絶能如是乎公之篤於孝也如
是故順德之蘐無不中理常隨　孝廟於瀋館而忠
謹備至屢典州郡而政化流行仁於宗族信於僚友
鄉黨稱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如是夫公諱應昌
字興叔文成公之後也早遊寒岡旅軒二先生之門
得聞君子之道孝悌行於家名譽著于外　仁祖朝
薦授大君師傅歷踐中外爵列緋玉壽登大耋詩
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皆公之
自致而然也猗歟休哉公之言曰世人於土田臧獲

不憚歲行不遠千里而獨於自己之先山或曠年而不省或終身而不知墓所間有失所而無徵者其視所生之恩反不及於土田臧獲昧於輕重之義誠可哀也噫觀公此錄誦公此言其不泚顙者幾希矣公之後孫師沂氏收拾於斷爛之餘改以今名受序於聾窩朴丈徵跋于余余嘗服公之行義又有賢孫闡揚遺文甚盛意也其敢以不文辭謹識而歸之

潛翁南丈臨寫懷素自叙聖母帖跋 辛丑

潛翁南先生少遊玉洞星湖之門遊藝之暇善八法鼎福嘗受順菴二大字澤風軒三大字獨立不懼遯

世無悶八大字揭之壁字體嚴重筆畫遒勁有泰山
喬嶽之勢時時瞻玩怳如昵侍承誨今夏聾窩朴丈
携示懷素自叙聖母二帖曰此翁之臨寫者也予不
可以無言遂擎手莊閱銀鉤鐵索縱橫迅發奔泉缺
石之語果善喻也鼎福素昧書法而星湖跋文有曰
心準意想是何風韻之克似也惠寰子晩菜翁則曰
雖起素師示之必自疑其乘醉寫一本曰氣骨磊落
脫世俗脂粉態噫此三言盡之矣小子何敢復言以
取饒舌之譏耶但師門已矣樑摧之慟常切二友阻
濶停雲之思難禁而先生杖屨之曠又十許禩矣撫

玩三復尤不勝愴慨之忱

續千字跋 辛丑

吾黨有二老東溪睦公以文聞遯翁南公以筆名二公年同也志同也懷抱利器而不利于時同也窮餓鰥獨而不得于命同也未嘗怨尤於天人而好善樂道老而愈篤同也自古交際之間雖或有志意之相同而之才之德之命之同未有如二公者吁亦異矣東人教小兒之文有三梁周氏之千字徐四佳之居正柳眉巖之類合是已周氏之文以其傳習之久盛行于世丁卯歲睦公避寓旅舍無以消遣課村童千

字文恨其常用文字多闕復綴本文外得千字而韻之名曰續千字時公年八十歲越三年庚子求筆於南公而書之南公時年八十四歲余讀其文章蒼古觀其筆畫端嚴無一毫耄耋衰颯之態非有平日存養之工能如是乎尤可敬也南公又寫一本遺聾窩子聾窩子雖與二公年紀隔等而有抱負而落魄與二公等也二公樂與之友而忘年南公之贈蓋有意也聾窩子既受而跋之又徵余續貂謹識于後傳為吾黨奇事

琴軒李先生遺稿跋 甲辰

惟我 朝開國幾四百年 聖神相繼英才輩出治化之隆可以軼漢唐而追三代矣然道有汚隆時有盛衰隆盛之治未究而汚衰之運恒間此天道之無常而志士所以發歎者也嗚呼人才之盛莫過於己卯斬伐之禍莫憯於己卯後人之追悼景慕亦莫切於己卯而琴軒李公為己卯八賢之一則公之賢可知已公釋褐于喬桐主之末旋值甲子之禍竄身荒谷苟全性命及 中廟改玉際遇 聖明與己卯諸賢同心協輔庶幾先王之治而運丁大往羣小煽禍北門夜啓風霆震撼刀鋸鼎鑊反為待賢士之具天

之難諶果如是哉當是時也死生在卽而公能挺身
力諫言人之所難言終使天心少回禍機稍紓公誠
可謂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矣公歿之後後嗣零替
遺文散佚言行湮沒尚今二百餘年而無文獻之傳
則其爲士林之羞亦大矣公之旁後孫瑞龍氏懼其
愈久而愈無聞也掇拾於斷爛之餘編成此篇將付
剞劂甚盛意也瑞龍氏因山長安佐郎景漸要誌及
跋文於余余以無似不足以當之實有附驥之願而
終不能辭斯覺僭耳又得遺事之闕漏者四五條以
付其後而歸之

丁思仲先代筆蹟帖跋丙午

余嘗讀丁氏述先錄矣其於先代嘉謨懿行宦迹事業率皆收錄靡所闕遺使子孫見之得以寓羹墻之慕而思所以繼述之則古人所謂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者果不誣而有補於世教大矣噫祖先之於子孫一氣相連雖至百千代之遠而興感之懷自有不能已者是固出於秉彝之性不假於人為也吾友丁思仲篤行士也自其九世祖月軒公以下至于其先大人手筆真蹟彙為一帖裝績而寶藏之曰吾先世之言行事業述先錄盡之矣可謂人口有碑不獨子孫

之誦而傳之也至若書法筆蹟則先祖精神心術之
運專在於是顚不重歟用是積年鳩輯始成此帖九
世之間經幾兵燹而遺唾寶墨得全於劫火之餘而
終歸於思仲則是亦奇矣是亦孝感之所致也鼎福
九世祖翼憲公與月軒公相友善嘗與爲耆老會世
多傳道而今見帖中有月軒公與我先祖短札及一
律盥手擎讀不勝感愴思仲與我爲九世世交而輩
行與之同余弟視思仲而思仲兄事余今請跋於余
余實不文豈敢序跋人文字哉於思仲有不可辭而
姑記之使余二人子孫知兩家世義之非常各以其

先祖當日之心為心則可能百世無替矣

## 族譜跋 庚戌

吾安受姓廣州自麗初已然而無大譜在古尚矣無徵 國初思簡公先祖為譜三卷譜佚不傳幸有序文存焉凡例規模槩可知矣自後宗人各自為派以相傳繼而已鼎福曾祖别檢同知兩府君皆有合譜之意書未及成王考兩棄齋府君及我先君繼述先志收牒于京外宗族亦未卒業後來 英廟戊午嶺中宗丈義亨氏裒論遂成全譜今刋本是也観於諸序文可知矣若無戊午本吾安不過為庶姓而止耳

豈不大幸哉當時修譜時余亦以年少後生叅論於執役之列此譜之行今踰五十年矣不惟子孫繁衍其中有未及考信而多有訛謬者安佐郎景漸聰明博洽之人也辛丑年間貽書于余曰吾家全譜之流行果是前古未行之事而間有商量者於京於鄉吾二人不更修整則似無後來之取信何不及今為之余乃不辭而當之只欲出草本一二件分置兩家矣不幸佐郎君己逝余以衰癃病廢又無相議之人將欲置之不意湖西宗人尚成鋭意唱論發文於諸宗各收名下錢以為必成之地但貧宗力弱工價太重

多有不稱意者是可恨也然今此譜之成出於至公
無私之意諸宗若能體此意而不忘一氣骨肉之義
雖庶派亦能推此意而無復疏外自別之心則程子
所謂收宗族厚風俗亶在是矣幸各勉之哉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題後

題下學指南 庚申

學者知行之總名而其所學學聖人也聖人生知安行而爲人倫之至學聖人之道不過求聖人之知與行而不出於日用彞倫之外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言其明知庶物之理而尤致察於人倫也大學論格致之義亦曰知所先後卽近道矣知雖多般而所當先者實不出於日用彞倫之外孟子亦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其謂先務指何事也子曰下

學而上達下者卑近之稱也卑近易知者非日用彝倫而何用工於此積累不已備盡多少辛苦境界然後心體為一無艱難扞格之患而庶幾覩快活灑然之境上達即在此也故所謂學者只是下學而已聖人言行具於論語一書其言皆是下學卑近處易知易行之事而無甚高難行之事矣後世論學必曰心學曰理學心理二字是無形影無摸捉都是懸空說話也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又曰言忠信行篤敬果能於此下工斯須不舍積習之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心不待操而存理不待究而明自能至於上

達之境矣後世學者却以下學為卑淺而不屑爲常區區於天人性命理氣四七之說夷考其行多無可稱而唯以不知上達為羞吝終身為學而德性終不立才器終不成依然是未曾為學者貌樣果何益哉是不知下學之工而然也

題慶安二里下契名帖 丁丑

噫此下契題名帖也昔不入約固是遊散之民今同一帖便為約束之人凡人之心怠惰於游散警惕於約束遊散不已而流於惡約束不已而入於善必至之勢也今日之意誠欲令爾等棄惡而從善而已惡

有多般而不孝悌於父兄不從　國家之政令不遵洞約是其尤者也善亦有多般而能事其父兄能從　國家之政令能遵洞約是其大者也為人子弟而不孝悌於父兄為　國家之民而不從政令為洞約之人而不遵約憲雖有他善不足稱矣為民之道不過入而知有父兄出而知有長上不失此心而行之不已則為家之賢子　國之良民鄉里之善人勸善之政行焉否則為家之悖子　國之頑民鄉里之棄人懲惡之罰隨之可不勉而慎之哉自今以後宜思同帖題名之義相勸以善相戒以惡雍睦和樂如一

家之人如有宿怨宜釋其怨或有舊好益篤厥好同歸于善永世勿替則豈不樂哉如有善惡之可言者各於名下付標而記之以為勸懲之道使人一見此帖警機難掩亦由爾等之所行也其勉之哉

題漢陰李文翼公訓子孫書後 己卯

粤在 宣廟朝多賢宰相而推德業器識必曰漢陰李文翼公余讀其遺集實有晚生之歎嘗從公五世孫塔谷李上舍丈奉玩公訓子孫書有以知公之用心矣書成於萬曆戊戌九月四日是時劉總兵掌西路將進兵擊賊酉行長于順天公以左相伴在軍中

兵機交急且無暇隙而公節取宋名臣濂洛諸先生語書歸諸子曰常目在之以感發其良心噫此何時也而從容訓誡若在書室課授時無一言及當日事處戰場如袵席非有絶異之度量而能如是乎是歲公年三十八不及孟子不動心之年二而能如此是尤難也宜其立朝大節光明俊偉可傳於後世也自常人視之則當 國家有事之時父兄之望於子弟者必以功名相期而公獨眷眷於治心修身勤學理家之節其審於本末先後之義大矣三復歎息敬書其後以寓尊慕之意又歎以知大人之能成大業者

初不待外而在我用心之得宜矣上舍文安安分固窮志操貞篤有人不堪其憂而樂之者其亦家訓之有自歟

## 題鄭烈婦行録後壬午

世稱婦人節者三有臨難捐軀義不苟全者有夫死而尊章無依則生而養之者有夫死而遺孤未成烝嘗靡托則生而祭之者由上一事而言之事在急迫惟有一死而他不暇計也由下兩事而言之在平常之時無逼辱之患當量其輕重而處之使死者有知生者無憾可也是以歷代史氏以婦人之善處此三

事者并入于貞烈傳有以也噫若無後而事而晝燭餘生氣然獨存不過爲無所輕重之一嫠婦則其不愈於一死從夫之爲快乎若烈婦鄭氏者可謂得其死矣壬午冬有客過余而傳異聞曰昔過驪江有村媼三四素服灑泣而行相語曰世復有如此人乎世復有如此人乎咨嗟之不足哽咽不能語怪而問之曰此有鄭氏女爲朴氏婦者爲夫死而將葬焉故今送其喪而歸云遂請其詳衆媼歷數鄭氏之懿行而對曰才貌之絶人性行之貞純女工之贍敏也曰在室而事父母孝與兄弟友也曰出嫁而敬夫子無違

居貧而衣食之辦不以煩于夫子亦不以一事干人也曰夫病而殫誠竭力以救之不解帶不交睫露立嘿禱閱累月而如一日也曰夫歿而殮襲之需皆其素具哭泣如禮不至顛倒失常也曰以夫死無子將欲引决而被諸兄之挽止也曰喪葬之躬執奠需至于豊潔而鄰里之效勞者分餽甚均也曰既葬而諸兄之防患稍弛遂仰藥而自盡也曰既死而得遺書於枕中言夫已葬矣當遂吾志宜從同穴之願又言未及見于姑而姑歿為至痛姑札一紙存焉願殉棺内也衆媪道其事屢百言不已言必淚下此豈非異

事哉余曰噫嘻彼三四村媪非鄭氏之族親與婢妾憐悲之若是是鄭氏之貞心勁操能動其秉彞之天而然也惜鄭氏之不知為誰氏也無何有人携示友人申聖淵烈婦鄭氏傳及鄭斯文昌新所撰其女弟行録即前日客所言鄭氏而衆媪之言無加减也按傳鄭氏草溪人光儒侯倍傑之後太學士霞溪權愈之外曾孫女歸于士人務安朴思億思億家以儒素傳業生于詩禮之家歸于詩禮之門宜其有令聞令德而不有生質之美其樹立之卓能如是乎鄭氏生甲寅坳壬午得年二十九諸兄從其遺意九日而合

葬其夫之塜嗚呼死不其難乎士大夫平居讀多少書識多少義理而一履變故多不能完名守節以全其身者徒以一死字為畏也鄭氏以眇然一婦人能於人所同畏之一死字不畏焉能辦其死則嗚呼其烈矣哉

題塔谷李上舍丈行狀後 丙戌

天道福善禍淫而天之難定久矣夷跖以後人益疑之若謂之信然則如彼其不應謂之不然則人將怠於善矣或者謂天地之生凡幾千萬年則天地亦老矣今俗之怨天者猶曰老天無知是如人老而氣衰

性情好惡與少壯殊噫嘻是何言也天理也理有善而無惡惡者其氣數之不齊也不可以氣數之不齊而疑天理之本然叅天地而并立者人也財成而輔相者聖人之事也古者聖王之御世也代天理物知天理之本善故善者福之惡者禍之以致比屋皆封之俗于斯時也福善禍淫之說不爽迨夫後世則反之是皆係于世道之汚隆天何嘗有心於其間哉當今之世而反古之政財成輔相如聖王之為則是亦一唐虞也福善禍淫之理於是而又不爽矣今讀塔谷李上舍丈行狀上舍丈文行之美志操之篤人莫

不曰善人而凢世之所謂不遇命者叢萃于一身卒
窮餓以殁人遂疑福善禍淫之無其實而以福善禍
淫之說為聖人立教假設之語噫若使上舍丈生于
唐虞聖人之世則當在比屋可封之列而今俗之多
行不義冨貴薰灟者亦將率歸于禍之之科矣是所
謂世運之汚隆有以致之非天理之有忒也然則若
上舍丈者可謂伸於天而屈於人者矣指其屈於人
者而疑天理之本然可乎余恐世人以後世泯俗之
見為正而怠於為善故今於上舍公之狀有感而伸
其說上舍公於余為父執名光蘭字聖猗廣州人漢

陰文翼公之後也

題劉氏刻少微通鑑節要外紀後 丁亥

東方刊書雖士又讀書難涑水通鑑考亭綱目世不多有而人亦厭其秩多初不敢讀自 宣廟壬亂後書籍又湮矣洪慕堂履祥得少微通鑑節要刻之花山由是大行于世人亦便其簡徑遂為蒙稚入學之初程然而只自威烈王戊寅以下刊行而泝而上至太古劉氏刻原本固在而闕之意其文之不雅馴而然也好古者恒以無頭史為恨歲丁亥春鑑湖權孟容素知余有史癖捜友人舊篋中得唐印一弊冊携

而示之即劉氏本也書凡五篇分授鄉里少友謄置之後曰吾黨有能刻通鑑者并此刻之則古史首末備矣豈不幸哉

## 題朴孝伯讀蘇老泉木假山記後

古人曰窮者能詩詩所以言志也窮者閱歷多而眼前物事無非吾心之所存故發而為詩能狀人所難狀之物能道人所未道之語此其所以能詩也洞友朴孝伯窮者也讀書七十年以文章自期而一未售於有司雖貧窶瑣尾之甚而未嘗有怨尤於天人偶讀蘓明允木假山記有感而為之說自寓其意而乃

曰一理叢匝隨動靜而胚胎者理也一氣斡旋分吉凶而回薄者數也互發相生不可以勢力免而智巧希惟當聽天所命順受之靜俟之而已嗚呼是窮而不失其義者也窮而不失其義則窮於我何有窮者能詩之言果不誣矣余亦感歎而題其後聊以自勉又歌以示夫窮而不安其命妄歌有云云者

題貞山藁後 丙申

嗚呼此亡友李景協之遺稿而既明之所鈔記者也其剛毅之姿蕣粟之文精博之學勤篤之工世有幾人乎哉雖以年紀之相等友之而實則我師也今歲

間濶修書付士興問以漢志律呂之差書未達而既明傳訃且遺以此書設位一慟之餘披玩上下精神心術若將接焉嗚呼今世豈復有此等人而顧子蒙陋質疑無所尤可慟也然余亦幾何而不相從於泉下也哀淚未收信筆走草以示余此日之慟

題族弟聖弼壽席詩帖後 辛丑

今辛丑年族弟聖弼回甲之歲也人生五十不稱夭況加乎十年而渾天一周者乎況余齒又長乎十歲以七十歲之兄慶六十一歲之弟亦奇矣者乎已去光陰六十七十歲爲善爲惡有未可知而未來光陰

一歲二歲或十歲二十歲幸而無大過乎哉世人慶壽必引南星龜鶴殆同芻犬此固不足稱聖人有松柏後凋之喩士君子立身行己全在晩節能全歲寒之操保此全生之軀而歸之君與余所共望也

題烈女驪興李氏行錄後辛丑

女子之行雖在於柔順而言其至致率歸于貞烈柔順屬乎仁貞烈屬乎義仁義之道固人所稟賨無輕重然而柔順順境也貞烈逆境也處順境易處逆境難是以歷代史傳彤管所編婦德非一而皆以貞烈爲尤貴也貞烈亦有數段有事值倉黃惟以全身爲

貴而不暇他圖者有夫歿無托單孑獨存而不以生為樂者有子有女可以有賴而獨以伉儷義重不忍獨生而享後樂者於此三者較其差等則末段事為尤難也永陽安斯文景時氏之子瑞重妻驪興李氏生于華宗入于名閥詩禮之訓有所受矣平日事親事舅事夫之道咸中儀則而宗黨稱賞焉及夫疾殆彌誠救護時當隆冬齋沐禱天祈以身代又恐老舅之傷懷則強言笑以慰解之遭變以後躬執斂具緣毫不錯哭不過數聲而止及過斂後乃曰我即不死者以一室而喪有妨於斂夫也今幾就棺可以死

矣且夫之叔季多存奉養有托我生何為遂飲藥自盡其舅慰之而對猶前娣姒喻之而對猶前子年九歲女年十四攀附哀號揮之而不顧曰我心已定他無可言奄然而逝從容就義視死如歸非閨房婦女所可辦而能如是豈不烈哉噫從古男子讀聖賢書識義理者何限而末乃虧名鈌行而無少愧焉者亦獨何哉李氏沒後衣帶中得一紙遺其子女書也云吾不得係戀汝輩從若爺去好爾成立異日泉下來見爺孃又有諺傳小冊皆為善行孝義命之語也其平日所存可知已謹掇為八章以為吾宗訓辭詩曰

孤鴦于飛哀鳴求匹求之不得從死不恤亦有烈婦
感彼成誓判合義重意切同逝

有美淑媛黃驪名閥松筠之操蘭蕙之質逮適安氏
婦職無違內蘊和順外無非儀

云何不幸良人遘疾左右救療靡有或失沐湅祈天
手瘈不辭亦以溫言時寬舅懷

奄罹城崩率禮奉終志存匪石意決下從子不就傅
女未及笄割恩斷情竟遂素計

好生惡死人物通情以義較量重亦或輕甘心就死
幾人能為凡百君子儀監于茲

有墳峨峨九龍之側樹有連理鳥有比翼交柯和鳴其樂只且行路咨嗟停鞭躊躇彰善崇賢聖王令典奬節褒操有邦盛憲方伯已啓繡衣申 達棹楔之儀庶幾不日和順由仁貞烈由義由仁義行俯仰無愧誰編彤管以彰令聞宗老作誦詔後為訓

## 題金中軍世輔去思碑後 壬寅

尚閥之風行而才智之士多沉淪而不顯舉天下滔滔而我東為尤甚試以 國朝言之若劉副帥克良鄭錦南忠信之流雖有跅弛之才使不遇風雲之會

必沒沒而已此豈非可惜者乎故唐城中軍金君世輔閭巷人也有孝友至行晚辟幕府在唐城有惠政軍卒立碑題曰愛卒修械是二者兵政之首務也然而愛卒之過易流於寬縱而難使修械之際易致於苛督而招怨君能後是卒而修是械事舉而人樂從非恩威并施寬猛相濟者能如是乎為將之道無過於此如或克是操而顯于 朝則劉鄭之功亦不多讓矣惜乎屈于地望而蹟止于此此實 國典之未備而有識之士所以興歎者也刻碑後五十一年其孫洞復莅是職運碑置于殉節祠之右運時諸將卒

之年老項金王者爭来擔舁曰是我公之碑也於此可見仁政感人之深也今世人每稱人心不淑殊不知人心之不淑上無道揆而然也余於是尤有感焉洞有祖風世其家行廣愛文於人將欲顯揚其祖是亦金氏之良子孫也余雖不識其人吾友李士興許與之甚厚而要我記事謹書而歸之

題曹南冥先生言行總錄李琴軒事後

李二相長坤晚年來居昌寧故土先生與渠有舊因過行一見語及其為咸鏡監司時道内凶荒流民滿路前差賑救方急聞一州飢

民甚多單騎不意馳往猝入賑濟所饑民無一口心怪之宿于公廨平明發行五里許一驛卒喟然曰此州饑民聚何處而死即駐馬嚴詰乃曰慮道行不意來到驅饑民於僻巷中空賑幕欺上使爾即旋馬令其卒先導直入其巷無慮數百飢民皆濱死即捉致牧使杖　啓聞因留一月為粥飯饋之皆有生意然後乃去先生徐答曰活人誠多矣李解其意舉兩手指天曰顛死者再三而無怨色先生之意以為渠在己卯以兵判隨袞貞指揮

不能救名流一人以活飢民自修故以此諷之渠亦自知而服其罪

按此錄即東岡金先生所記也琴軒己卯處事可謂無愧如有一毫可疑者後世公論何以推為八賢之一耶當時羣小陰謀秘密禁中半夜之事外臣何以知之耶公初為其所瞞末乃舍命爭之至召鄭安而相事機稍緩羣賢得免當夜格殺之患皆公之力也今觀是錄言必稱渠渠者輕侮之辭又曰渠亦知罪若然則是亦袞貞之流也意者當時一種議論謂袞貞輩與琴軒入侍定己卯之罪而中間委折漫漶而

渾稱之東岡未及察而然耶後世史筆若是者誠多
孰有三長之才而能辨於不可辨之際耶是可歎也
且琴軒長于曹先生二十七歲則先後進年輩懸隔
而其語習必不若是亦可疑也玆不得不卞

題睦君耆彥墓誌銘後 乙巳

睦君祖命性孝友能文學宗黨稱其行朋友信其學
人皆許以法器不幸早㱡其兄祖庚氏哀其生而志
不就死而名又泯狀其言行求文於士友其族侄餘
窩幼選誌其墓申君舜衡跋其狀愛惜惆慟之意不
後於其伯氏則余讀二君之文雖不及與君遊而君

為人可知已二君非阿好者其言信矣若使余得從君遊余之愛惜憫慟之意亦必不後於二君矣噫醇漓樸散稟氣之清淑者多夭閼而不振豈天之好惡與人殊耶與角去齒理難兩全自古然矣君子於是而謂之命也君字耆彥自號烟圃泗川之睦為海東名家而君即相國諱來善之玄孫又嘗為其從叔父沂溪公聖觀所器重授以真氏心經自此益肆力於儒學其才器之成就不獨其天質之美也君生於英宗己未死于今 上壬寅得年纔四十四云

題鄭評事雙浦破倭圖後 辛亥

右吉州雙浦破倭圖故僉使姜義士文佑家所傳也圖下列書自大将以下彰義三十一人大将即北評事農圃鄭公公時年二十八以白面書生主盟登壇兵謀師律非其所長惟是忠肝義膽可質神明决策應變動中機宜性且知人善任士皆樂爲之用是以以一時烏合之衆當方張豕突之賊能一戰於鏡城而戮叛民再戰於吉州之長坪三戰於雙浦而殲倭賊迫蹙清賊於白塔郊使之逃遁清賊之雄勇鷙悍爲諸酋之最一鼓而踰鐵嶺蹂躪北土至于野人之界其兵鋒之兇猛可知也然而遇公一敗抱頭鼠竄

公之用兵果如何乎若使公復當南閫則清賊豈敢陷晉陽而屠閒山乎從此北方寧謐豊沛舊壤得免左衽之歸公之豊功偉烈可以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其檄倭之文有曰長坪之斬耳無數應作死後之逃奴雙浦之割勢甚多只是生前之男子人皆傳誦今見是圖義士奮勇齊進之勢倭賊救死不暇之狀雖在二百年後而宛若目擊凜凜有生氣使介冑之士見之則必思捐軀使儒冠之人見之則亦知戡亂不由乎瞋目語難而實由於說禮樂敦詩書之人矣觸類感發其在斯歟噫公之大勳未酬而竟以詩案被

罪於甲子之冬嘗見安愚拙應昌襍録以詠史詩死於戊辰之獄年紀之錯誤如是若使甚公者見之徒爲藉口之資記事之難可不愼哉玆於跋尾不得不辨之耳

## 箴

### 六箴 並序 丙戌

古人之成德做事者皆藉于剛明沉重之德而余性質昏慵躁淺故用功不專到老無成而況今病廢自棄踰十數年乎內自一心之微外至視聽言動皆失其官惕然感悟爲箴

以自警

爾體雖寂爾用多感靜而存之如水之淡動而察之惟幾之審易昏易亂恒若凜凜斷絕嗜慾掃除客念推究不置如酷吏按驗不留一物若窖篅掃塵悠久功深反我天真 右心

見善必明見惡如瞽不正之色令人心蠱收爾視毋外鶩 右目

聞善必聰聞惡如聾淫泆之聲斷我天衷斂爾聽神內克 右耳

坐必端拱立必恭持勿妄指以駭瞻勿輕弄以失儀

右手

䂓行矩止疾徐合宜欽其重以致敬恐其動而多危

右足

言以宣心吉凶善惡斯見食以養體壽夭死生所托

是以聖人愼言語節飲食 右口

## 為學箴 乙巳

為學之工窮經居敬經通萬理敬貫動靜夙夜孜孜

惟德之秉須臾莫忽隨事警省

為學之工惟敬惟勤勝怠警惰惕厲朝曛一或不省

聖狂斯分老更篤信事我天君

# 銘

## 自然社銘 丁丑

嵬然而高者天隤然而卑者地孰布置是紅日西頹素月東湧孰迎送是春花爛爛秋實盈盈孰生成是鳥鳴而蟲吟龍騰而豹隱孰教訓是往古来今之宙上下四方之宇孰主宰是飢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衣孰能違是窮達壽夭禀于有生孰經營是興作倦休不失早晏孰羈絆是所以名吾社曰自然而已也

## 座右銘 乙巳

日欲曉矣爾寢斯覺朝暾東明上帝下矚惟此一心

易以失中庶幾惕厲毋㤅天衷 右朝

日已午矣爾應多歧事有義利心有公私操心處事必審其幾如或差忽過將誰歸 右晝

日之夕矣爾事向歇處心應物能不有忽如有差失悚然省念若其無遠益加收斂 右暮

日將昏矣爾心漸怠不欺闇室古人所貴敬貫動靜誠則能一貞而復元又有明日 右夜

## 警語一聯 並序 壬寅

世之衰矣禮義不明而以踰閑越檢為脫略廉恥都喪而以刓方逐圓為時中志操乖悖

而不之恤名節虧損而不之顧如是而已則
将胥而淪矣余今年七十有一血氣衰而志
氣又從而摧落其能振拔乎流俗而保此天
賦之衷乎為是之懼揭一聯以自警焉
風流俗移士君子身上三尺法不變天翻地覆大丈
夫心中一寸鐵未銷

## 贊

### 無名五賢贊 並序 乙酉

魯兩生見史記及楊子書齊虞人出孟子及
左氏傳魯儒為李白所嘲右四賢星湖先生

表而出之令學者想念為激仰興慕之地其
意深矣余敢為贊以為高山之仰而塞上翁
之隨運任命抱疾自守古所謂達者也亦有
感而附于下名之曰無名五賢

秦燄熏天漢溲汚人龍潛道顯蠖屈志伸自守力行
恥與俗比猗歟兩生為仁由己 右魯兩生

哲人安分志士守位優遊山澤塵銖名利非禮之招
矢死靡顧卓哉虞人惟義之慕 右齊虞人

俗尚詞章世趨功利五經是討直道自憙反今諧古
宜受譏謗懿矣魯儒率禮徜徉 右魯儒

禍福互倚困亨相隨喪馬不憂折髀奚悲是心常泰
不為物遷於乎北叟其智足賢 右塞上翁

陶靖節贊 丙戌

興亡之際進退難程饕榮迹汚潔身禍嬰滔滔千載
孰直箇人嗟吾先生古之逸民翺翔戎幕若將有為
良圖不立斂身以歸晩縻一官聊以絃歌志不飽煖
旋歸山阿躬耕非辱固守我窮寄傲南窓高卧北風
宅開三逕門垂五柳柴桑一面獨為晉有彼王與桓
烏能浼我其受其辭惟義不頗夷清恵和範以為一
情寓詩章迹寄麴蘖受戒蓮社非其所欲卷舒行藏

泯然無迹仰惟先生高風綿邈砥礪百世勸忠敦薄

畫像擬贊 庚戌

爾質至孱爾貌至眇匪點之狂而有詠歸之輿猶惠之和而無不恭之譏窃有感於斯文頹依若人之遺則素性澹泊自許世外畸人爵秩崇高或稱山中宰相庶幾不負溝壑之志宜以置之山澤之間

傳

靈長山客傳 甲戌

客廣州人姓某名某字某因其字而扁所居室曰順曰天下之事順理而已靈長山名也讀書其中而自

號靈長山客幼抱羸疾長而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學無師友唯意所適泛濫于百家而管商孫吳甘石京郭倉扁之書靡不研究積累年而無所得晚覺其非而猶未釋然棄之也年二十六得性理大全而讀之始知此學之貴而歎曰抛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非古人先得語乎遂手鈔而口誦之旁治歷代之史究治亂之迹審安危之機辨制作之源別是非之端亦累年不已也由是而向裏之工亦不專爲泛博之餘雖未有得而發爲言論或有可聽故同志之士亦或以爲實有爲蓋求其中則空空也因此虛

名欺世已已夏薦 除 厚陵叅奉不出至冬又
除 萬寧殿叅奉嫌於沽名而應 命然非其好也
辛未二月陞義盈庫奉事壬申二月陞 靖陵直長
癸酉十月陞歸厚署別提甲戌二月遷司憲府監察
階至通訓皆循資也是年六月遭外艱歸守廬于靈
長舊宅疾作而有終焉之志杜門息交不貳而竢之
時年四十三矣客平日慕諸葛亮陶淵明之為人而
陳壽之志晉宋之傳詳略相仍遺闕實多遂旁採傳
記而為二傳常常諷讀欣然如相遇焉效嚬而種桑
八百柳五於居宅之左右桑枯六百柳萎其一嘗笑

謂人曰妄許以古人而物亦知其不似矣於葛不及
四分之三於陶不及五分之一吾誰欺乎讀書常觀
大義不求甚解亦慕二人之為也姿性鄙暗踈迂百
無一能而有一事自許者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人之
能則屈己而願學爲與物無忤責人不深以是未嘗
一失色於人從官五年任分奔走不鞭一人不以私
害公不膠固而違俗下樂其簡便而人愛其樂易不
知者以為善於涉世亦不以為意也家貧無書喜編
述備遺忘而不喜屬文亦知其短於文辭而然也所
著述盈籠具未脫藁雖燕石自珍而有亦可無亦可

徒然殫心力紛紛不緊也

野史氏曰余從客之里人詳聞客之為人澀居簡出類修鍊者升沉鄉里類鄉愿者嘐嘐曰古類狂者無求於人類介者常終日看書類為學者或瞑目靜坐類學禪者卑弱屈人類有得於老氏者推運任命類會心於莊周者其言博而多端難以要領約其博而一之則庶乎其不悖矣信夫然性簡拙未嘗與人交遊其言曰交一人不如絶一人是以人無有相往還者三逕之下草萊成蔭以是而終焉其或聞逸士之風者歟

## 字辭

### 和甫字辭 壬申

昔吾冠子之日通家丈朴子中聞而喜之曰禮之不講也久矣貧者不以貨財為禮不可諉以窮困處委巷而廢成人之禮也吾且有子待其及冠而冠之冠而字之子之責也余笑而謝之不幸越五年而子中丁憂又明年而其子失恃遂因括髮而加巾絰閱其無定名改乳呼而稱之曰處順居無久使求字于余曰兒不天遭罹憫凶雖無三加即吉之禮而既束髮而髻之矣既錫名而命之矣無字以表之則小子將

何述焉頗聞警誨之語余辭以非其人而不得拜而言曰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孰不欲其子之賢而吾丈之所以望於子者摯乎其大矣夫天下之理一而已物雖有萬而總于一理事雖有萬而歸于一理有順無逆循理而已故日月貞明寒暑流行順天理而已矣山河流峙品物咸遂順地理而已矣五常具備百行無墜順人理而已矣君子順之而吉小人逆之而凶吉凶之來禍福應焉易曰天之所助者順傳曰順德者昌張子曰存吾順事順之時義大矣哉古人曰形和則聲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然

則和其順之表德乎請字曰和甫遂演為之詞曰
天有一理至真至精善未可言惡何由形動而為二
乘機以行行之不已醇醨相爭保合大和庶類以生
惟人肖天稟此性靈譬如寶珠瑩然長明理見四端
氣分七情危微失察人道反昕中節而和方寸得平
故天道不以和則萬化剌謬而不成人道不以和則
百體乖戾而日傾是知和也者率性之達道御氣之
權衡也其始也孰不欲堯其性舜其情而以順乎此
理其卒也終未免桀其言紂其行而以不順乎此理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究厥所由不和之致畧擧其槩

以示吾子靜潛以居幽欝為祟發舒精神非和曷治事物之來好惡形焉推委命分非和曷平門庭之內齊之為難正義篤倫和以安之門庭之外交之有道推誠任眞和以保之措此以往天下歸仁生全死歸以保其身內外交修表裏無差造次顚沛罔或不和是心之靜盎然陽春是心之動油然景雲和之又和和衷哉戒之又戒敎祝雍

隱甫字辭 甲申

通家丈朴子中名其季子曰處顯作說而戒之其於道德學行以及乎文藝榮貴所以為顯之義無遺蘊

而末以中庸慎獨二字勉之可謂知學之本末而教之以義方者也屬余為字辭冠而字之朋友之責也禮既如是余何敢辭遂演而為之語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道之顯也衆美并具一善不遺德之顯也博通古今無物不知學之顯也飭躬敬事入孝出弟行之顯也君子務此四者則文藝之末技有不必用功而或能之不足以顯言矣富貴榮達在人而不在我亦不可以謂顯矣君子脩其在我者而已其在我者舍是四者何由焉及其學成而德立得志而行道有兼善天下之具失時而巻懷有獨善其身之智是無

徃而不顯矣然而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其用之顯雖如彼昭著而其體之微實有所謂隱者子思子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是也隱之道始于吾心之所存而達于天德而已矣存心達德之要方冊具存茲不贅焉請字之曰隱甫

孫甥韓致健字辭 戊申

韓友景善晩有一子而愛之重之乳名曰金長而將冠請錫嘉名于余余曰致健及冠期而問字于申君文初申君曰可久金取其剛健取其性久取其不息乾以陽剛之德其行至健四時行萬化成爲歷萬古

而不息則豈非久而然耶冠而字之禮也字之而得
其義則善矣申君可謂得其義而為善祝矣易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成德之名君子誠能日
乾夕惕保其純剛之德勉彊不息而無所間斷則可
謂至健而豈不為成德之君子乎韓氏大家也名公
碩輔跨歷兩代文章勳業輝暎簡策果得可久之義
而然矣致健年才舞象學未知方以賢父之子又得
良師之善祝字之以可久則韓氏之業其將無窮矣
從令以後先從事於小學之功知為人子為人弟為
人臣為人少者之禮篤工於孝悌忠順之行以立其

本次及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業以達其用每念不息為健之義而為可久之行則他日成就人將拭目而觀之是賢父名祖之覆露爾也多矣豈不休哉致健其勉之著雍涒灘之陽月七十七歲虞夷翁題

## 說

### 啞器說 丁巳

丁巳秋余赴試入京市上有器上圓下平中空而項穿細穴如一字形前所未見也余顧僕夫曰是何器也曰啞也余未解其語又問曰是何器也復曰啞也

余怒其言之戲也詰之曰余問是器而答曰啞何也僕夫對曰小人非敢戲也是器之名啞故對以啞也余怪而問其故對曰是器也有口而不能言故人命之曰啞閭家小女兒貿是而得錢則投其中滿而後撲而取之盖不欲其妄費也余曰噫嘻凡有口而不能言者奚獨是器也瓶罌甕缸獨無口乎未聞瓶罌甕缸之以不言而名以啞也是必有以也傍有逆旅主人聞而笑曰子不知耶是非人所命也乃造物之戲劇也夫造物之於人雖不以聲音笑貌視而或播於兒童之口而為謠或形諸什物之間而為器莫非

歆人聞見而覺之也是器之出未十年其義有二一以譏人之如啞一以戒人之當啞譏者何譏人之當言而不言無異啞者矣戒者何戒人之不當言而言只足以取禍是當如啞者矣虞舜何嘗有過而皐益言之不已武王何嘗有過而周召言之不已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皆身致太平而賈誼太息之不已而痛哭魏徵十思之不已而十漸盖人臣之心不以吾君之已聖而恐有遺失明目張膽直言不諱過在于君則争君不暇害在于政則論政不已是以君不失為聖而臣不負其職矣今　聖上堯仁舜恭文敬武義

未嘗有過之可言而然而為臣之義豈歆以此為足而止於是耶雖仁而歆其仁之無窮雖恭而歆其恭之無窮其敬其義莫不如是是其為君至誠惻怛之意而在廷之臣皆曰我君已聖矣我國已治矣浹月而不聞一人論君德浹歲而不聞一人論國政是何異於啞者乎是則所謂讒也惟口出好興戎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若無其位而論國政之長短非其責而言朝廷之得失甚者背公死黨瞋目語難末乃歸于反君之科而不自覺殞身世禍是則所謂戎也今若知其讒而反之則將為朝廷之名臣

知其戒而法之則當爲處世之通人子知是耶余奇其說問其名主人指其口而不言余觧其意退而記之以自警且歆以獻于當路者

破啞器說 丁巳

凡有口則鳴有口則言天下之正理也有口而不鳴不言則反常而妖矣自是器之出而朝廷之上可言而不言自是器之出而人皆以言相戒是擧天下而啞之也物之妖也非聖世所宜有也遂撞而破之

井田說 以周禮爲宗兼取孟子公羊傳何休註班志及朱子說以成之○庚申

周公相成王損益二代之制修井地之法建國於土

中雒邑而治天下井地立而後經界可正也封建可設也田有常制也民有恒產也學校以興也軍制以立也其經理規模廣大周密雖生千世聖遠言湮之後方冊具存可考而知矣

其制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半步曰跬凡人二足並舉為一步其長六尺）步百為畝（闊一步長一百步）畝百為夫（闊一百步長一百步）夫三為屋（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闊三百步長三百步）井方一里積九百畝為九夫所治之地孟子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者是也井十為通（闊十井長一井）通十為成（闊十井長十井）成方十里積百井成十為終（闊百井長十井）終十為同（闊百井長百井）

同方百里積萬井同十為封潤千井長百井封十為畿潤千井長千井圻方千里積百同百同之地為井百萬為夫九百萬為畝九萬萬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者是也此經界之正也

即畿之中而置王國四面各至五百里為限分為五節百里曰郊郊地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五十里內為近郊百里內為遠郊六鄉之民居焉二百里曰州亦曰甸地甸地十二同六遂之民居焉三百里曰野亦曰稍地稍地二十同天子之大夫各受二十五里之采地在內謂之家邑四百里曰縣縣地二十八同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之

釆地在内謂之小都五百里曰都亦曰畺地畺地三十六同甸地之外謂之野六遂公邑所在必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外此而有九服五等之爵此封建之設也

天子畿内九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民之受田不易上田一夫百畒一易中田一夫二百畒再易下田一夫三百畒通率二而當一則人受二夫之地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六鄉之餘地為廛里邑居在都城者場圃樹果蓏之屬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

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官田庶人在官若府史胥徒其家所受田賞田賞賜之田牛田養公家牛者家所受田牧田牧者家所受田九等之人所任
通受一夫之地六遂之餘地又為廛里至牧田九等
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自此至于畿畺采地外皆有
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以為公邑春秋之有公邑大
夫者以此也此田制之有常也
分田之法民年二十受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
口至八口為率辨地之上中下授之以百畝二百畝
三百畝之田使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種穀
必辨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

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墻下樹之以桑疆畔種之以菜鷄豚狗彘之畜亦無失其時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年至六十有子則傳其田於子無子則歸其田于官衆男之若弟及次子為餘夫餘夫年十六則受田二十五畝（四分一夫之田）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一夫之田士工商之以事入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盖井田之制以鄉遂采地之法而經之以餘地公邑之制而緯之千里之内數百萬家之人無不受田之民矣自此以推之至于九服之外而莫不然矣此民産之有恒也

然而鄉遂都鄙之制有不同者爲夫間有遂廣二尺深二尺遂上有徑容牛馬十夫二鄰之田有溝廣四尺深四尺溝上有畛容大車百夫一酇之田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洫上有涂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容二軌萬夫四縣之地有川川上有路容三軌萬夫之地盖三十三里一百步一同萬井九萬夫之地分為井字每一間為萬夫所治之田里數三十三里一百步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鄉遂之制也

九夫為一井井方一里井間有溝長廣同鄉遂制下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十六井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丘為

甸六十四井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為九百夫而方十里成中容一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緣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即四成之地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四都方八十里六千四百井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為九萬夫而方百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八十里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緣邊十里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此都鄙之制也蓋井田之法成於一井而備於一同矣通利田間之水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甽一夫之間廣二尺曰遂一井之間廣四尺

曰溝一成之間廣八尺深八尺曰洫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詩云南東其畝或南其畝或東其畝順地而趨水也以南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東畝反是以小而注大以高而臨深無壅遏之患矣且徑而通畛畛而通涂涂而通道道而通路無蹊田之害矣

大抵鄉遂用夏之貢法稅夫而無公田使什自賦一都鄙用殷之助法不稅而制公田收公田所入公田之制每一井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各受私田百畝又取中央公田各十畝通為八百八十畝公田中所餘

二十畝以為廬舍八家所分各得二畝半以為治田時所居地八家之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死徙無出鄉矣田制既均民產既定然後賦稅之政起焉

人有賦而田有稅賦口率出泉也稅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禄食庶事之費無急徵無橫歛而民安堵矣且有司稼之官覲年之上下而出歛法司徒之職視年之凶荒而行賑政官有補助之令里有賙救之義故樂歲

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養生喪死無憾矣又視其惰農而施罰焉宅不毛者不樹桑麻有里布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田不耕者出屋粟罰以一屋三家之稅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皆所以耻不勉也

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野者為廬二畝半在邑者為里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秋出民閭胥平朝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

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每歲孟春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窺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之大畧也

於是兩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而學校可興矣家有塾（一閭之所居）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民年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

王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異者移于國學至年四十命之爵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此人材之所以盛而國有以寧之美矣

因鄉遂之制而制六軍爲郊內置六鄉之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二十五家)四閭為族(百家)五族為黨(五百家)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五州為鄉一鄉為萬二千五百家六鄉凡七萬五千家郊外置六遂之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二十五家)四里為酇(百家)五酇為鄙(五百家)五鄙為縣(二千五百家)五縣為遂一遂為萬二千五百家六遂凡七萬五

千家天子六軍之制蓋出於此矣五人為伍比鄰之所出也五伍為兩二十五人閭里之所出也四兩為卒百人族酇之所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黨鄙之所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州縣之所出也五師為軍一軍為萬二千五百人鄉遂之所出也六軍凡七萬五千人凢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天子之國郊內有六鄉之六軍郊外有六遂之六軍鄉為正而遂為副郊甸之內已有軍十五萬人矣大國有三軍則三鄉三遂之所出也費誓所謂三郊三遂是也次國二軍則二鄉二遂之所出也小國一軍則一鄉一遂之所出也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

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别音聲
相識而無乖離之患矣
因井田而制軍賦爲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
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戎馬四匹
牛十二頭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
備具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一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
山川阬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是謂百乘之家
諸侯之大者十同爲封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
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是

謂千乘之家天子圻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而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有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師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州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 雜卦說 庚午

雜卦惟乾坤咸恒不雜餘皆雜之者何也 乾坤為氣化之始而居上篇之首咸恒為形化之始而居下

篇之首爲衆卦之綱領故不雜而餘卦爲用故雜之雜之而後易道之妙用不窮尤顯矣　序卦乾坤歷十卦而換體相對得否泰否泰乾坤之用也咸恒歷十卦而亦換體相對得損益損益咸恒之用也然則否泰與損益相換矣　八純卦乾坤爲衆卦之父母而爲之體則不可動而六子爲用周流相通則其變宜矣乾坤坎離四正卦居上篇震艮兌巽四隅卦居下篇序卦之序也今以坎離易震艮兌巽而換置之坎離只爲二卦而不足當四卦之數故以大過頤之肖坎離而與之互換矣餘十二卦以序卦之次對言

則萃升與大有同人 換晉明夷與小畜履換井困與
需訟換其序不可亂矣 他卦許多而必以萃升以
下十二卦相換者何也乾坤為衆卦之主而六子從
乾坤者也以上下篇分屬乾坤則乾當屬乎上坤當
屬乎下而六子之從乾坤換居二篇者天地相交之
義也是以序卦豫長男從母也比中男從母也剝少
男從母也上篇自存故不動觀長女從母也上篇自
存故亦不動晉中女從母也萃少女從母也二卦從
下篇而來 小畜長女從父也大有中女從父也二
卦從上篇而来夬少女從父也下篇自存故不動大

壯長男從父也下篇自存故亦不動需中男從父也
從上篇而来　大畜為少男從父之卦而不動者何
也艮體静而當畜止之時不動也二篇諸卦皆上雜
下雜而艮體不雜其義可見曰然則損艮頤之變易
何也損與否泰換當損益之時非動不可艮隨震而
動頤隨大過而動且以坎離易震艮兌巽則其勢不
得不換矣　其餘升明夷同人履訟皆隨本卦之反
對而動無他義盖易卦專以反對而成故也　井困
非從毋之卦而又居上者何也雜卦雖名曰雜其上
篇必欲準序卦上篇之數下篇亦然故今取二卦移

于上篇之末以足三十卦之數而其取井者井之卦辭曰往来井井以其有周流不滞之義耳 乾坤雖不變而乾坤合體為否泰反居下篇咸恒雖不變而咸恒分體而為震艮兊巽反居上篇則乾坤咸恒亦未嘗不變其義亦妙 損益次于震艮者一動一静而損益生爲否泰次于睽家人者一踈一親而否泰形爲推此以求之則其相次之序亦有可言者矣

其他卦雖不動而其反對之耦相换（序卦師比此云比師之類）者上篇八卦下篇二十二卦不換者上篇二十二卦下篇十二卦亦有意義而不可推究其或拘於韻語而

然歟　下篇否泰以下較上篇損益以下其次序每
不及一位而差之此亦有義而不可知也

雜卦後說 辛未

雜卦卦次更有所疑朱子解經凡有錯誤皆刊正如
孝經大學之類是也至雜卦大過以下八卦不以反
對成文與上例不同故只曰未詳何義不為之改定
若使心下十分無疑不待蔡氏之言而經文歸正矣
凡讀經若以己見之不合而輒加删定則弊將何勝
易之為書其例不一聖人別著雜卦一篇以著其不
可為典要之義序卦六十四卦大抵皆反對故雜卦

所取亦皆反對而至末八卦又非其例則聖人之意若曰卦雖反對而亦有不反對之例是所謂不可為典要者也然則大過以下八卦所取取何例也聖人於繫辭曰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互體也大過等八卦胡氏互體之說是也以序卦考之乾坤為衆卦之首既未濟居衆卦之末故大過等八卦皆取互體之乾坤既未濟以著易卦之終始大過姤皆互乾是重乾為諸卦之父也漸互未濟頤互坤是以中女中男而從母也既濟互未濟歸妹互既濟是中男中女相配也未濟互既濟夬互乾是以中男中女

而從父也乾多而坤少者是易之扶陽而抑陰者其意亦微矣以言其相序之義則初變而乾再見者以陽卦為主也再變而未濟從坤者至此而坤始見與乾和而乾坤始和事多未濟也三變而成未濟既濟者凡事從未濟而至既濟也四變而既濟從乾者凡事事皆濟而與乾合德歸功於乾易之能事至此畢矣坎離者天一地二氣化之首而為乾坤之用人物之生莫不稟是而育焉故易卦最重坎離序卦上篇以坎離終焉下篇以既未濟終焉以示其歸重之意而雜卦之以既未濟與乾坤並稱于末者其意同矣

剥復互坤而不取於此則固是抑陰之義至於睽家人皆互既未濟而亦不取于此者何也聖人既於上篇取三十卦下篇又取二十六卦以明反對相雜之義取其中八卦又以明其反對之外亦有互體之例睽下四卦之不取者既取既濟歸妹則於此不必復取而然也

## 安分說 辛未

天地生人有清濁厚薄淳漓之不同而貧富貴賤壽夭之異禀於是而分之名起焉分者限量之稱譬之分土西入一步則秦東入一步則齊一步之地或思

踰焉則是濫也非分也譬之列爵進而一位則公上而一位則王一位之地或思過焉則是僭也非分也人之心誰不欲富欲貴欲壽而不能人人而然者分定故也人之心誰不惡貧惡賤惡夭而不能人人而免者分定故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曰夭壽不貳脩身而俟之所以立命也此安分之説也易兼山之大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中庸曰君子素位而行位者分之所在也不安其分而欲有所為逆天也悖道也必不可成之事也

故君子順之而吉小人違之而凶夫千金之財不謀而来貪夫瞿爲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匹士按劒非分故也間有巧智之人或能違道而有成是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為也齊梁之君位非不尊也財非不足也爭地而戰殺人盈野爭城而戰殺人盈城終爲國破而身僇者不安其分故也况以匹夫之微白手之家而經營計較惟利是趨則安知無侮辱之来侵患害之横加乎盈坎之水增之而溢坎為水之分也滿彀之弓引之而折彀為弓之分也分之於人已有素定稍涉私意菑害并至邵子曰安分身無辱

旨哉言乎噫王公貴人之分吾不敢言之至如吾人之分則亦嘗知之矣簞瓢樂道顏子之分也忍飢讀書蔡氏之分也道與書固士之有而樂而讀之即其分也古人曰希驥之馬亦驥之馬也希顏之人亦顏之人也苟能為之今人可為古人矣余以虛名竊祿京師嘗有分外之憂書以自警從弟祜之歸輒相示之亦愛莫助之之意也

## 城制說 癸酉

按城制有甕城有雉城有羊馬墻有濠塹備此而後可以成城矣甕者擁也所以擁蔽城門其形如甕然

也賊之攻城必先城門門無所蔽則數萬之衆投一束薪頃刻之間可與城齊乘風縱火門鐵鎔化譙樓焚毁將何以禦敵乎為是之懼設甕城以蔽之甕城左右設門以通人馬此甕城之制也雉形如凸字附元城而築之兩雉相距要使矢力相及上安火器弓箭鍋釜等屬所謂砲樓也然則賊不得肉薄以登城矣十里之城不過數十砲樓樓上容壯士數十人則守堞之卒雖單弱而可以無憂矣趙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直金粘沒喝一見汴城謂易攻盖其形端直如堵墻故也故城制必欲屈曲若山城岡巒

回互自相掩護雖無雉城可以應救若城形端直處則必設雉城以救薄城之患此雉城之所以不可無也羊馬墻者甕城外量地設置或以土石或以木柵其高不過蔽護羊馬而為名也土石易崩木柵易朽不若植生木之為愈也生木中橡櫟易長其性且堅占地一畝之廣環城而種之不數年長過丈餘必使左右交結任其自長則成一藩籬而其固十倍於石城昔唐王式至交趾樹芀木為柵芀櫟屬也其法似必如是矣墻外又設塹塹上通路處設板橋名弔橋賊至則撤去城制大抵如此矣若其城中制置之規

則城門內有大路路左右列置閭閻而使之堅築墻垣量去百餘步為一閭閭築小塢上設砲樓不幸城陷賊衆擁入城左右諸閭砲樓上夾擊之亦可以殺賊成功矣平時閭內居民皆從閭門出入閭民輪直晨夕啓閉亦可為止盜之要法矣我國城制皆失其宜故推演古法而為之說

## 邊防種樹說 癸酉

壁揭西北兩界圖而觀之畢竟為彼所呑無疑矣假使國家選才鍊兵內脩外攘雖得其宜固邊待暴之策不可闕也設障塞築墩堡非但勞民彼必嘖言

宋明之時邊防穿馬坑種榆柳以禦其衝突然而終
不如種樹成柵之為妙矣種樹又費力就山郡拾橡
櫟實種之西自義州東至慶源千有餘里各鎮堡邊
將在在布列宜令此輩相沿邊便宜之地廣則數百
步長則各有分標令與土卒種植勤慢有賞罰惟以
客植為意不過費一二年之功而盡種矣過四五年
後嫩條茁長過數丈使之左右交互重重疊疊如笆
子樣自此以後任其自長鬱如一城又於其内以土
高築木根至于丈餘作土城至數十年之久羣木皆
盛密比無容足之地迨木未長之時而中開小徑回

回曲曲只通我人而使外人不知其所由可矣或數百步間設堡以守之雖使敵入必不能長驅斧斫不可火焚不可欵入而不可得矣唐宣宗時王式守雲南以芀木爲柵南詔攻之累年不拔芀櫟類也此又已驗者盛京志寧古塔在虎兒哈河之傍種松爲城中實以土與此大同矣此事實易爲力而亦不爲敵人所覺當一試無疑耳

## 東國地界說 戊寅

我東惟三面環海西北阻險其實四面受敵之國也以海道言之與倭相接東南沿海最爲逼近其對馬

一岐王藍平户等島及西海九國之地皆風帆半日一日二三日程其隱岐伯耆諸州與江原東海亦不過三四日程也若失其和則三方沿海皆受其害西海一面不惟倭患自昔每以海浪為憂又若中國生釁則水陸俱至自登萊淮浙揚帆而來漢魏隋唐之事可鑑也然而東西南各至海為界無疆域之争至若西北面連陸地接山戎且通中國故得失無常究本而論之則遼地半壁烏喇以南皆我地也而隋唐宋之際渤海契丹完顏雜種代興地界漸縮惜乎新羅文武以後皆無遠慮并濟平麗志頗已足不能收

復句麗舊疆使渤海坐大後來麗祖絶遼意亦非偶而不幸薨逝後王雖能繼志不過西以鴨緑為限北以豆滿為界而不能窺遼東一步之地矣至 聖朝龍興請號 皇朝欲以和寧和寧者永興別號也聖祖初封和寧伯凡國號不惟以其封爵之號北土是胚胎日月之地故 聖意所在盖欲幷呑以是請號也夷虜漸盛先春舊疆亦不得保而 德安二陵淪在異域豆滿鴨緑作一大鐵限此有志之士所以長吁短歎者也以今兵力無論於復箕髙之故域恢穆翼之舊居當多識舊事明其界限為自彊之道

而已嘗聞 肅廟壬辰穆克登來定疆界時當以分界江為限分界在豆滿之北其名分界蓋為彼此之界而不能審覈公然棄數百里之地至今北方之人多以為恨當時主事者不得辭其責云然王者之治務德不務地則此係小事所大憂者若中國有變如完顏之南遷則遼瀋一帶亦有自立而雄張者如公孫慕容大氏東真之屬是耳句麗當疆盛之時故不被二氏之患新羅遼遠大氏方經營門内故只失浿北之地高麗則有蒙古之援故東真不能大創於我矣若如元順帝之北走本窟則與京烏喇以東數千

里之地亦足以自王壤界接連而貢之以舊禮則利害尤甚從此而疆界之爭起矣內叛之釁生矣蕭遜寧之來覓句麗舊境 明太祖之將立鐵嶺衛若無徐熙朴宜中善對則幾乎不保矣趙暉以雙城叛韓恂以義州叛若不托迹大國義同內服則終爲失之而已矣且天下多事寇賊縱橫海東一域常爲逃命之所戰國之末韓人渡海立國三韓燕之亂衛滿東來而箕氏亡大氏滅餘衆數萬悉投於我而彼弱我疆故不能襲衛氏之故智契丹之亡金始金山等亦歸于我責以舊日臣事之禮大肆創掠其勢又異於

渤海但有蒙古東眞起其近地故藉而掃平乃顏叛元而被擒餘黨哈丹又東奔剽掠亦賴元平定元之亡納哈出大入北界紅巾賊跡亂東國此時無大國之援勢甚汲汲而幸賴我 太祖之神武三元帥之用力終能底定 大明之亡我國亦先受兵自古以來天下用兵常在東北而我東被禍之由前轍昭然觀於此則海防邊禦之策籌國之士當加之意爾

倭國地勢說 戊寅

日本處我東海之東其地起自女眞黑龍江之東南逶迤橫亘至其西界赤間關為地盡處與我慶尚道

之東海諸邑東西相直又其西海九州之地自為一大島其最西薩摩州與我之全慶間海道南北相直而又其東南則琉球也東西四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自其東北至西南環抱我國所謂對馬一歧二島自東萊通倭捷路也據利西泰萬國圖其國之東即大東洋洋外雖有諸夷皆絶海數萬里非兵謀所及惟其西界一隅與我最近中國及南蠻諸國則皆過我南海而相通爲設有外兵欲伐其國必由其西界而入諸島環列港口甚狹彼若以數百艘横截之則其勢無奈何矣是故倭人言自古不受外侮盖其地

勢然也然余嘗觀其國地圖叅以古史其所謂陸奥州即其東北地頭也有沮洳海三百里過此則女真地也又與我北道甚近故秀吉用兵欲渡此多具竹笓子布之以渡而未果云見金東溟海槎録則亦必有難處之端而然也倭人言北海風高故秀吉不從我北道而来此説亦或然也非以此海之不可渡而止也若云不可渡則後漢時鮮卑檀石槐渡海捕倭户千餘使之漁採以供軍實丘瓊山大學衍義補以爲慕容廆事恐誤且萬曆庚寅唐人在鍾城調兵倭人聞知其事見芝峯類説仁祖甲申歲漂倭十五人自盛京而至盖自女真也春地轉来也以此觀之則女真之

與倭接近可知矣然而所可疑者元之東征宜修此道而未聞焉是必鹵莽未考之致也倭人置鎮守府於陸奧州之東海上屯以重兵又於陸奧出羽二州置按察使以領之蓋慮女眞及蝦蛦也蝦蛦者自陸奧州之平和泉至夷海上三百里其地廣漠無際地産文魚貂皮等物山戎自成聚落其道路通行處為倭東北道五十四郡之地亦一大島也見姜沆看羊錄雖服屬于倭而倭為深慮故關白居東都江戶自稱征夷大將軍留鎮之夷必指蝦蛦而言也又於西海道之筑前州置太宰府統西方軍兵蓋為我國及琉球等

諸蠻中國之來侵而設也其禦侮制置之法可謂得其道矣然而天下之事變無常蠻夷之盛衰有時設有如檀石槐者興於北方蝦蛦乘釁搆禍中國更為元世祖之舉我國兵力又能如新羅渡海擊倭之時而其國中東武西京之相為仇敵久矣關白在東都江户主武事倭皇在西都倭京主文事自倭皇失位關白專政以後兩都仇視而力弱不敢動云亦豈無忠臣義士積憤含痛欲復偽皇之位而不得者乎苟使我得天而得人內治有餘外攘不難知彼知己十分料量始以尺書告關白以君臣大義使之釋權復位彼必駭然舉國洶洶又傳檄九州又傳檄其國中其

國之相從者亦且半之討其罪而正其名是亦天下之義舉而所謂一勞而永逸者也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